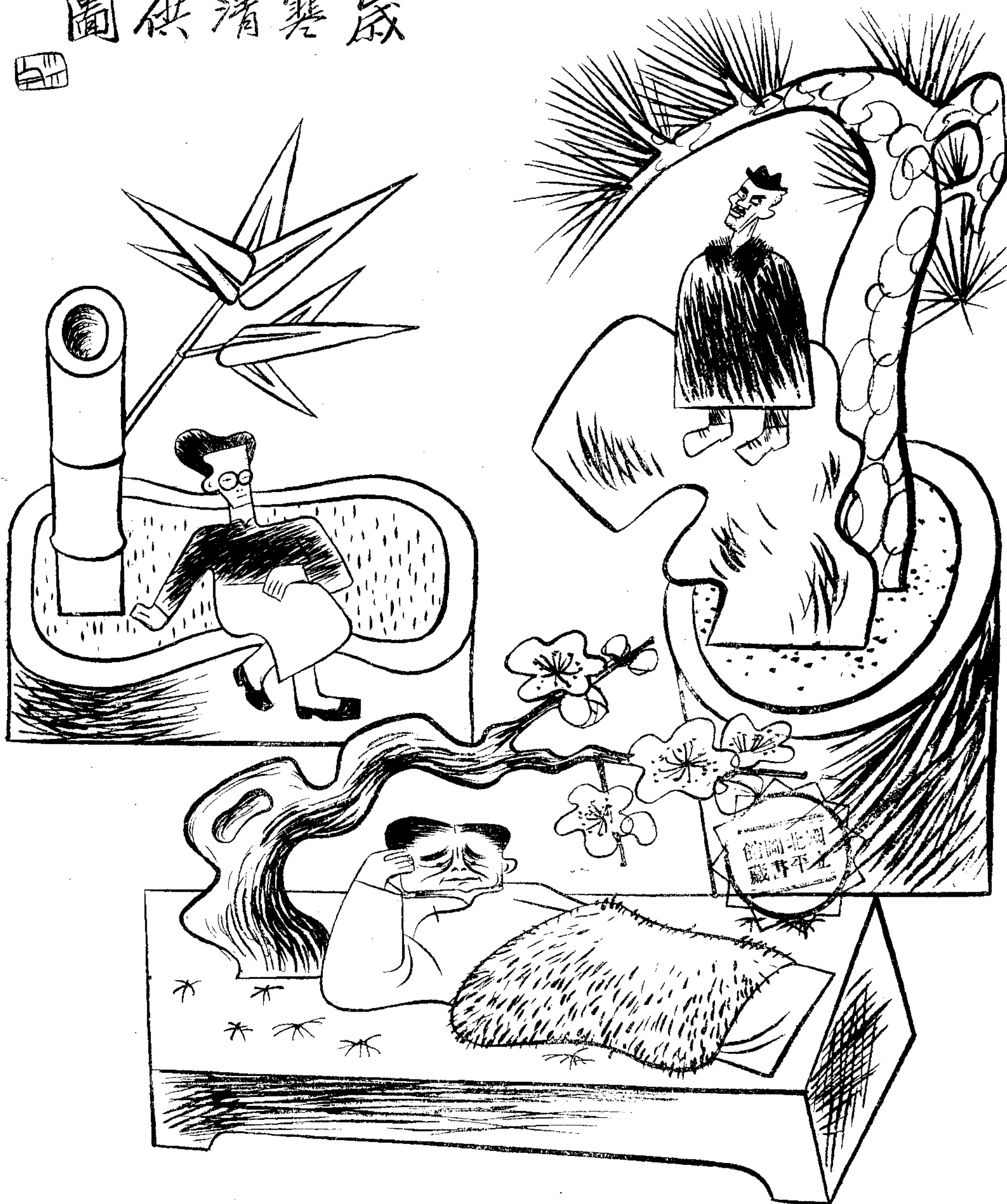


十五期

# 十日談

歲寒清供圖



DECAMERON

NO. 15

• 角一洋大份每 •

日十三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

# 恭賀

# 新禧

十日談旬刊社同人鞠躬

第一出版社全人鞠躬

##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爲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尙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 本刊啓事

本刊自本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宜，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 十日談

## 冠蓋往來

自閩變爆發後，中央初無舉動，不過集中兵力於浙閩邊境，及謀所以消糜禍患於無形，近則派中委張繼，陳肇英，王陸一，馬超俊等南行，赴港以胡漢民，赴粵見陳濟棠，赴桂見李宗仁白崇禧等，僕僕道路，甚是辛苦，為黨國效勞之心，則盡人具見矣。可惜不能在閩變未發生以前就用工夫去阻止其發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現在既有所謂人民政府而且與赤匪連絡，破壞了圍剿的計劃，另一方面又優柔不斷的樣子，怕事情鬧大來，所以信使往還，一似有重大事件須交換意見者，其實是為什麼？問他們自己一定也茫然的。夫中國人之虛套客氣，已流入於虛偽之境，故疏通交際，事實上是極少見效的，只要有更大的利害關係一來，則一切便變卦了，那麼旅程的辛苦是為什麼的。但想把一切的事好好和平解決的心，都是可以窺見的，這一點也將為人所諒解。

## 達賴逝世與西藏

西藏的成問題，由來多歸罪與達賴的親英，班禪的被逐，以及藏康邊界的屢有兵事，大家都認為是達賴的罪惡。近來時有班禪回藏之傳說，但終不能實現，自然是因達賴的作梗。舊來班禪與達賴是分掌前後藏政教的喇嘛，因為政見的不同，互相傾軋，致班禪不能立足，而流寓中國，轉流各地作寓公。也是因而西藏有脫離中國之趨勢，因中國常扶掖班禪以抗達賴也。現達賴於十七日在拉薩圓寂，政權由司倫噶廈負責，須依照成法選出少達賴後，再行移交，在班禪則不失是回藏之一好機會。中國自然希望班禪回去，可以挽回中國在藏的權勢，因班禪一向已深受中國之厚恩，而且收得門徒也不少；如載院長等均是崇信佛爺的大人物，故一定能夠洽和一致的。只看達賴一死，中央立刻電川康軍隊不得乘喪進攻，足見君子國之風度，其寬大仁愛，洵非凡俗所可比擬。並且國府二十一日令，達賴喇嘛教恩宏溥，覺性澄明，衛國安民，懋著勛績，方冀住世悠長，

## 安邊開教。茲聞圍寂，震悼良深。達賴喇嘛應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一切喪崇典禮，務極優渥，着由行政院飭主管部會同議定呈候施行，以昭黨務懷遠旌賢之至意，此令。原來達賴一直在青海，西康邊界動干戈，殺人民，不時內犯，危害黨國，可以由一死而變成功在黨國的，怪哉。其實，中央之意是希望因此一下，西藏便可傾心內附，一方再由班禪回藏，去把已去的西藏拉回來，這原是最好不過的，可是英國方面不是會與從前一樣進兵侵略麼？一紙空令，豈能驅摩人心。並且西藏人民，是會因此而知中央的注意嗎？中央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麼事來？解除藏人苦痛等情，能有一毫辦到嗎？真的要收回西藏開發西藏，應得有更根本的方策。

## 溥儀要稱帝

近傳滿洲國將改為大清而溥儀將稱帝，此種傳言，一時甚熾，其可信達何程度。殊不知，但滿洲之為傀儡國，則盡人皆知，如日本人不要其稱帝溥儀雖有雄心，亦將無可如何。惟稱帝之舉，也許因日人之不及反對而可以一時實現，不過已經推倒了皇帝而再要一個皇帝，是決不會有，并且此後來的皇帝不能有悠長之運命，也極彰顯顯著的。所以這一個消息，我們大可淡然處之，那是不關重要。無論溥儀稱帝與否，我們要收回東北四省，總要收回的，不能因溥儀稱帝而作罷，可以斷言，倘使我們沒有能力收回或甘心斷送國土，則溥儀不稱帝，也無法收回來。所以決心是在我們一方面而不是在溥儀之稱帝與否，溥儀由他去做執政做傀儡做皇帝。沒有關係。

## 勿信謠言

淞滬警備司令，上海市政府會銜佈告曰，為佈告事，查自贛省清剿匪共以來，疊據捷報，業經節節進展，大亂戡平，指顧間事，滬市稍安，而為重鎮，際此國家多事之秋，後方治安，自應力圖鞏固，俾前方軍事，早奏膚功。近查有不肖之徒及反動分子，潛伏市區，散布謠言，企圖煽動，以遂其煽亂之陰謀，居心險惡，實堪痛恨，除令飭軍警一體嚴密查拿，以憑究辦外，凡我市民務須各安職業，毋得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合行佈告，一體凜遵，此佈。我們絕對不相信一切的謠言，而且能看破一切的謠言，不過不是沒有此種謠言更好嗎？要不使此種謠言發行，捉拿散布謠言的人，自然也是一法，但何以這謠言能成爲謠言，而散佈開來，也是可以一攷慮的。不是在萬眾心中，已有這個疑慮，所以多口舌的人一提，便成爲謠言了。那麼先得去掉這謠言所以能產生的原因，是更根本的解決。我想，安居樂業是一般人大家希求的，天下總少好亂的人，而釀成此種可以有謠言的局面，乃是最新可痛心之事。勸人勿信謠言，還是先去改掉那可以有謠言發生的情形，因為無中生有的事，憑空是會全，不會令人相信，也不會令吃驚的，一切有在自己。不過有些人的太無常識於驚擾於無稽之謠言，的確可笑可嘆，但這也是無法的，要開導也不能開導，他們的心太少常識少判斷力了，裏是苦口到唇焦舌弊也勸不轉來的，奈何。所以頂好是去掉謠言的根，用真憑實據來否定那些謠言。

## 出遊遇險之滑稽

報載陳濟棠十七晨偕妻乘汽車遊羅崗洞，駛至坳頭地方，被番禺警隊放槍轟擊，陳車開足馬力始脫險。但車行震動傷陳。事緣龍眼洞附近連和墟，素有槍新即陋習，警隊誤爲劫擄，伏此截擊，適陳車經過，致有此禍。事後陳濟棠派鐵甲車多輛趕赴和墟圍查，嚴禁此等陋習，該墟附近地區，一時交通杜絕。另訊，陳濟棠遇險時，某衛弁還槍抵禦，多數散失，及陳濟棠抵增城時，僅除一人隨護，陳即令總培南派大兵赴肇事地點查究。倘使此種消息不訛，可謂滑稽已極，夫陳濟棠非即廣東之王乎？而被警隊槍擊，可謂倒運已極，而且在平日廣東各地的不太平，要用有槍而預備時開槍的警隊來維持秩序，可概其他。陳之遇險，是他自己不善治地方所至，應反省而有所警悟也。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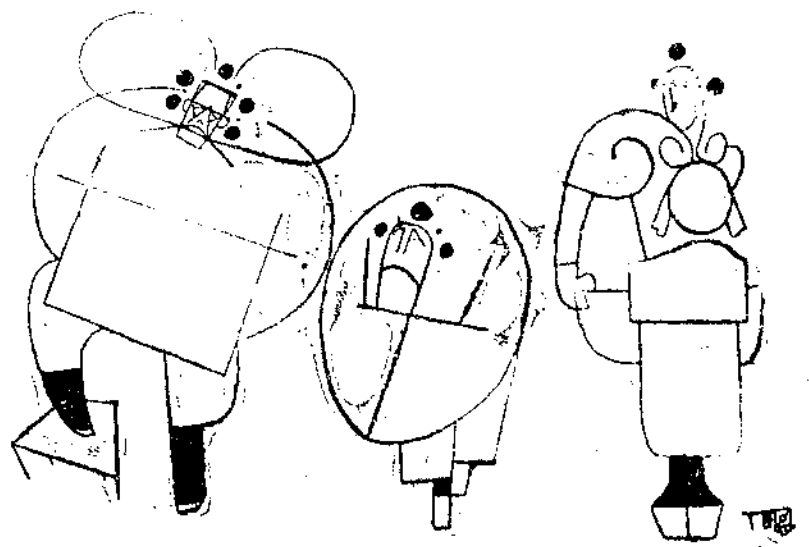
封面	光宇
十日談——冠蓋往來——達賴逝世	光宇
溥儀要稱帝	光宇
勿信謠言	光宇
出遊遇險之滑稽	光宇
定報價目	光宇
笑窩	郁青
女明星男小說家	葉輔青
耶穌哭了	王家械
傷兵的悲哀	錢遊
大晦日清算	翁凡
前後左右	翁凡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	翁凡
鄉居雜記	翁凡
糊塗禮讚	翁凡
社會局推銷國貨	翁凡
論朱湘之死	翁凡
一長二短	翁凡
論文學地主	翁凡
課外隨筆	翁凡
致試登榜術實行記	翁凡
我們的軍事訓練	翁凡
兩個學生抱子	翁凡
女大學生抱子	翁凡
評歌舞昇平	翁凡
談凌雲壯志	翁凡
笑窩	郁青
女明星男小說家	葉輔青
耶穌哭了	王家械
傷兵的悲哀	錢遊

##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三元
國外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	一元六角
三個月	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丁 圖 作

黃 龍 全 行 勢 將 連 台

### 體育的破產

日前暨南與交大在交大運動場比賽足球，結果交大負一球，以此球之負，即負在被罰之十二碼球，故大為不平，終了後大打出手，包圍評判員而辱罵之，幾乎鬧出人命官司。嗚呼，夫大學豈非最高學府，大學生豈非最高學府中之學生乎，何其野蠻有如非洲之野牛也。前年該二校比賽，也是打散場，去年東華與暨南，也是比賽而相打，這又是一回。那麼比武吧，比什麼足球。體育之所以可貴，不在球之輸贏而在能否恪守運動道德，訓練他的體育精神，今此種訓練，只造成許多蠻牛，有何用處，又何貴乎有體育？但現在學校中的體育，原不過為學校作廣告用耳，不是作為三育之一的體育，是故有如此的流弊，這要怪學校的不好，學生本人，而被訓練成牛了！交大體育主任申國權，對此事應不能負責，因他是交大出身，而從前也是運動員，同受此種訓練的。

### 警官與共匪

平常，警官是官，共匪是匪，警官要緝捕共匪，共匪要打倒警官是，兩者對頭冤家。一方面說警官是支配階級的走狗，一方面說共匪是危害社會的大賊，所以這二者之間

，一定只有你死我活的關係，絕不能並立的了。可是徐州通訊有邱縣警察大隊，受反動分子煽惑赤化，加入共黨陰謀暴動了。幸而中央得訊，召集了銅隄二縣警察及保衛團包圍解決，捕獲三十九人，將為首七人周占魁等，即行槍決，免成大禍。事雖這樣完了，但是以警察也可以赤化一事看來，實在令人心怕。赤匪是用什麼手段去麻醉了他

們，即使他們會傾心加入的呢？真令人有點想不通？不是所為勸匪宣傳等宣傳得很有利害麼？而發生這樣相反的結果，是誰也料想不到，所以勸匪宣傳是有其必要而且還得大加努力的，這是我們現在所明白到的真理。一切宣傳的有用，每每不為人所注意，是很可惜的，因為宣傳不周到，有警官變匪之事，那麼宣傳之重要，可不言而喻。

## 大晦日清算

豈凡

一年一度的結賬，這一篇賬不知怎樣算才好？你說我算的是什麼賬？不是什麼國家大事，不過是我個人的進出而已，但也不容易算了，一本賬簿已經被人撕破了幾頁，並且有的是染滿了紅的黑的各色各樣的墨水，我什麼能看出那記的賬，賬上的數目，數目的多少？但這是結賬的時候了，又不能不算，這可難了。

大晦日的晦字，該就是晦氣的呢，即使是頂幸福的人在可以收賬的時候，也是要惹氣的，因為那是大晦氣，大晦氣的日子，他收不到什麼錢啊。大家經濟困難，民窮財盡，捐稅也收不起來啊。即使年成好，五穀豐登，百姓還是要餓死，豈不倒霉。去年是豐收成災，今年不十分豐收，災也並不小，第一有黃水之禍，第二有赤匪之禍，還有閩變，還有棉麥借款，不，那是一個救星剛到肉補槍，暫時的瘡癤補了。

羅部長到新疆，黃部長到內蒙，張院長到兩粵，各個要人總算出動了，國事大有可為，我們私人的賬簿上沒有大關係的。不過春間在北方的戰事中，有許多人民生命財產是犧牲了，結果只有完成了塘沽協定。中委馮玉祥在察哈爾抗日，現在又上泰山隱居了，方振武吉鴻昌就此無下場，是自取之咎。抗日要長期，期自然愈長愈好，當然不止九十九年的。汪院長說我們要時時存這抗日之心，不稍或忘，大家精誠團結起來，自然日也不足抗了，即平天下霸世界有何難哉！

那是信口開河，和個人的賬簿上無關，還是算我個人的賬吧。大結賬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算足以使你知這一期中進出情形，勝負如何，將來如何改進。所以在算賬時，應當正正經經當一本賬算，壞的是壞了，沒有什麼可以規避而且也不應得規避的，要頂坦白自己認識，才是算賬有算賬的意義，否則一片糊塗賬，不算也罷了，何必辛辛苦苦核算算成賺錢，豈非大笑話。

然而此種大笑話決不少，而且又很多，明明是自欺欺人，後來別人騙不過而自己倒反騙過了。像東北事件，現在我們已是事過境遷，外國人倒不肯馬虎，奇怪着為什麼日貨進口又激了。這真是笑話，我們善隣為寶，愛用日貨，又有什麼關係？況且日貨如用中國招牌，不就增他們投降了我們，我們大勝利了嗎？這樣才是不關用的辛勞，左算右算，算來算去，便宜的總是自己，我們中國人時常是樂天主義者。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倘使不報，時候未到。對，我們只要等時候一到，那時使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作惡的人留心！

可是天的靠得住，究竟到什麼程度呢？孟子上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話，我們還是成頂好的人和吧。但看人能不能和嗎？不是全會吵嘴全吵嘴嗎？誰肯輸了嘴呢？這一筆賬也是難算的，誰都不肯認輸，認了輸的人心中反而自以為是勝利的，所以明暗盤子，是天

### 前後左右

倚重

接收山海關，因為日本的種種阻礙，所以遲遲未能現。熱心國事的人們，對此也就不免有些快快樂了。其實放達觀一些，山海關由日本人把守着好了，我們何必去接收他呢！須知有錢的人家，每都僱用印度巡捕看門，以示關氣；夫印度人者，非外國人乎？日本人亦外國人也；山海關乃我國之國門，國門由外國人看守；我們正不妨當作富家門口之印度巡捕看待，在各國面前誇耀一下，以示我國之國氣，何必要在心中快快呢？有人說，這是阿Q的思想。但不是我早已說過了嗎？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呢！

山東主席韓復榘，因為盜竊均是乞丐的職業，所以將濟南之乞丐，一律逮捕用鋼甲車送出去。兩則送至濰縣以南，北則送至德州以北，然後驅之下車，令其自謀生路。照此看來，濟南將要成爲孔子爲魯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道不拾遺一樣了。韓主席治政之跡，實在可以令人欽佩！可是，韓主席是做山東一省之主，不是僅做濟南一地的主席，所謂濰縣以南，所謂德州以北，不還是在山東境內嗎？豈韓主席以則匪出名，必欲將大批乞丐送至濰縣南，北，令其轉變爲匪，然後再令士兵去實地操練剿匪工作乎？抑以濰縣之南，距江蘇不遠；德州之北，距河北甚近，將大批乞丐流放於此，暗示其赴蘇赴冀而將禍及到蘇冀身上乎？我想身為省府主席之人，當不至如是其不道德也。我知韓主席治魯之初，即用百數十萬之錢財，將濟南城牆之上，築起馬路，以供官員們之汽車上去逍遙，美其名曰「航空馬路」；化幾十萬元修理千佛山之廟宇以提倡迷信，但焉不再化若干而借設乞丐收容所，使此等乞丐各得其所乎？然而韓主席竟不爲此，豈此輩乞丐，命中註定該有流亡之災乎？余實百思而不得解也！

考試院舉行授證典禮，因爲司儀員對於「靜默三分鐘」一項沒有實行三分鐘之靜默，因此院長大聲雷聲，將司儀員罰以大過。這件事，我對那位司儀員有些不平。夫典禮當隆重，三分鐘之靜默而不到三分鐘，未免太不肅了！但要知道，如果靜默到二分五十九秒爲不足，則靜默至三分零一秒也未免太過。過猶不及，非中庸之道也。如是，司儀人員，當請全國運動會計時長手執馬錶而司儀，方能恰到好處。假使隨便找一個司儀員，而院長未以馬錶交其手，其靜默三分鐘不到或者過之，皆非其咎也。再者，時者金也。靜默而超過三分鐘，實其浪費時間可也；不到三分鐘，安知司儀者非在設法節省時間乎？九一八之二週紀念政府禁止各地民 行紀念儀式，於是，所謂長到無邊無際之長期抵抗，也就縮成了靜默的五分鐘，斷以此，則總領前之三分鐘之靜默而不到三分鐘，也就不可厚非了。理說院長未免大小題大 做矣！

# 大掃除運動

上海市衛生局，以時值年終，依照向例，規定本月二十五日起舉行大規模之大掃除運動。此事極佳，中國人對於衛生，向不考究，垃圾污物往往隨地狼藉，甚至橫行通衢，睥睨路人，大有惟我獨尊之概，以至惡疫流行，百弊俱備，此皆內政不修之過也。今舉行大掃除運動，誠能將此種害人惡物，一掃而空，內政可以修明，道路便乾淨而人口就得太平了，豈不快哉。公安衛生兩局的會銜佈告上有云，清潔事宜，歷次整理，未見特效，非因清潔夫打掃之不勤，也不是垃圾箱之不敷應用，實因市民隨時亂倒且不入箱內，所以往往箱中空了，而地上滿是垃圾，殊屬不合。不錯的，革命成功以來，垃圾箱的確添置了不少，而清潔之實效未見，貧污當道，穢臭觸鼻，實因人民太少常識，不肯照法辦事之故，所以此後希望人民能自動守法把垃圾都放到箱中去才好。

## 讀報偶感

雲帆

據一個曾經在法國留過學的朋友說，在所謂西洋「文明人」的口裏，Chinese常常是同「Pig」連在一起的。

為什麼我們黃面皮的同胞是要這樣的受侮辱的呢？我的腦子裏老是占據了這個不可了解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知道了。中國的政治，原來是由外國人來培植的。在幾乎是每個地方，都充滿着舶來品的注射劑。所以，漸漸地，持維秩序的人都成了外國人的保護者，而小民們在洋鬼子的眼裏，也便是骯髒的東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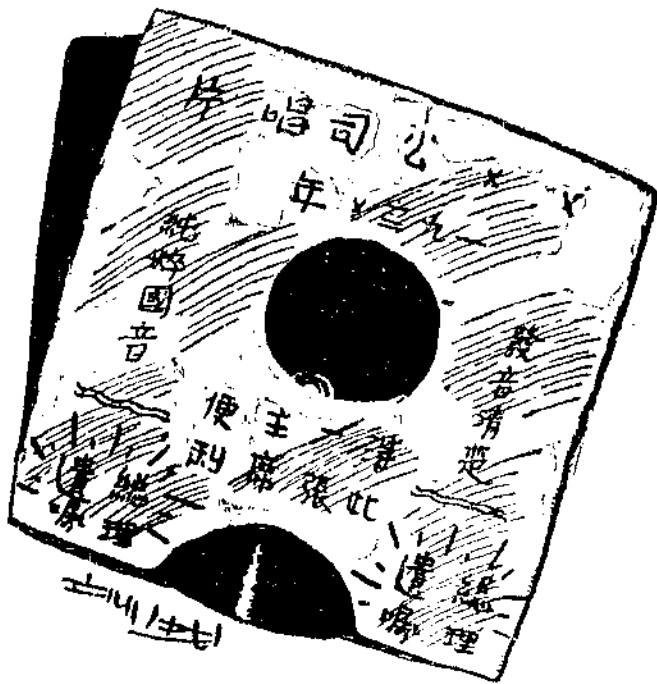
在前幾天，有兩個英國青年名字叫做馬丁，史考特的人，駕着汽車到杭州去玩。也許是因為這沿途的風景太秀麗了，竟使這輛車子的人和移去了注意力。一個走路的中國女子，被撞翻了。報紙上沒有登出詳細的情形，傷勢不是中要害遺成問題。當時雖然有位維持治安的警察，把他們拘留起來。但是這位作父親的人知道了，他是在上海的一家洋行裏作經理的，便老遠的跑了去，把他的兒子討了回來。而且說，中國官吏是很優待他們的，將來還要在報上登出聲明來表示謝意。（原文見九日申報）

苦地懸，這賬不能算。本來是和衷共濟，說要同心一德，大家把這事件辦好來的，可是各人自錯的道理，而且各人的不同的道理，全都是頂不錯的，在各人的空場上也確實如此，所以各人自己頂不冷不熱來就很難了。可是結果各人的短處都全沒有。

疎漏是一個極大的毛病，往往賬上記着某月某日有什麼一件事，算賬認為那是早幾年的事，而不是目前的，因為目下不客許記憶力的人會知道賬未記錯，一個有理解力的人也知道歷史不過是反覆，所以並不否認其存在。如以為可算，也只得笑笑，而不能像有些人的喜歡用筆塗抹掉的。看了故意作不見，是一個極大的毛病，算賬時要有勇氣，要能直視那些污辱與惡俗，即使是甚痛和罪惡也要承認的。

要算我個人的賬，始終不算，因為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況且我向來不記賬。憑記憶是頂不可靠的，那不能算賬，那麼我的賬只有不算了。不過如何清算，我總是這樣理解的，我自己清算還不曾算過，並且我不相信那是算得清的，那些賬記不記全是問題。許多人許多人已經宣言清算了以前的他們，而且得一個清新的轉向，可惜他們未曾把資產負債表，貸借對照表損益計算表等發表出來，否則我想在其中可以指出不少是破產的而得重加以一番新的清算哩。但我非會計師，也不想越俎代謀了。

大晦日到了，要清賬的。我想在世界思想上，人類行動上的一個大晦日也忙到了，清賬賬啊，大家先自己試算一回吧。我不想學耶穌基督的宣告世界末日到了，最後的審判之鐘響了，但希望想清算的人，總要是真的清算而不是自騙自。我在這篇文章論旨太亂了，就因為自己的賬算不清，我私賬也來雜着公賬，所以益發難了。



## 獵狗監禁一百天

洲

國民紐約伊維斯維胡電：「今日有一獵狗，在法庭被判監禁一百天，送韋斯普斯特縣監獄執行，狗名司卜特，借其主人貝拉，違時令之禁，獵野雞，解法庭受拘後，審判官古夫判稱，不能釋狗不治，而獨罰其主，因並命監禁一百天。」

在刑法上，構成犯罪的要素行為及犯意，換言之，即有故意違反法令的行為。因之，未成年者，及精神喪失人，因其無辨別是非的能力，而不負刑事上責任，而精神耗弱人亦因其辨別力差而得減輕，而動物為完全無理智者，其不免刑事責任更不待言。

今司卜特既為動物之一種，則雖有違反法令之行為，然缺乏犯罪之故意，在法律上應絕對不負刑事責任。退一步言，假定司卜特的智能同人類一樣可是他違背法令取獵，係奉主人命令的被迫行為，按之法律亦應以不罰為是，我們覺得司卜特實在太冤枉，而那位古夫法官，亦太古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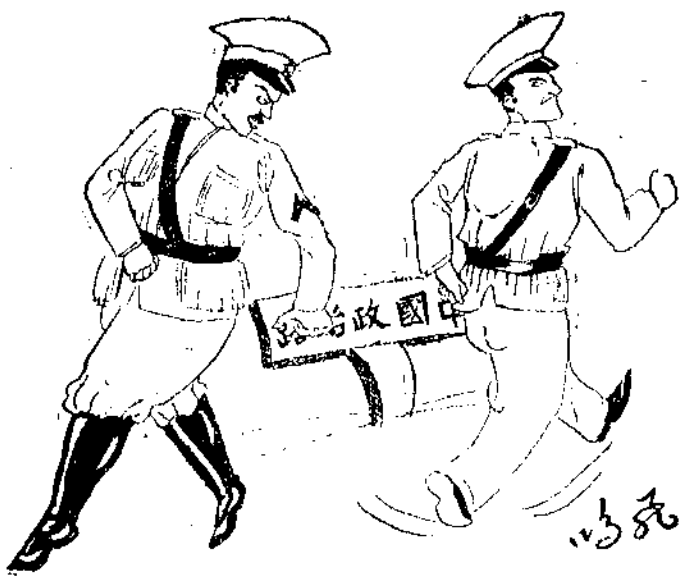
中國實在太窮了，所以財政當局，特標出「關稅節流」四個字，以作理財之根據。現在，火柴紙烟之增稅已經實行了，其他的增稅，也將次第舉行，此果「關稅節流」之遺也。但是關稅節流才對，如過只開源而不節流，則國家之貧乏，國庫之空虛，還是照舊沒有改變。最近又見到標上貼滿了宣傳節流標語，這標語似乎對「節流」之宗旨相背。我雖不是不贊成節流，我以為是要照舊委員長所說的「幹！幹！」而埋頭去「幹」的，貼貼標語，如果貼到誰區去似乎還可以，不貼在匪區而貼在其他地方，這未免是耗費了許多紙，污損了許多牆壁，違背了理財者「節流」之旨了。因為，標語的效力，在民十五年那時候是很大的，現在其已差不多等於零了。

中國人是主人，外國人是僕役，僕役是工作者，主人是享受者。我們張開眼睛來看看：飛機，汽車，不都是外國人想了不少的思而造出來的嗎？他們想了出來，咱們只須出一些錢買了他，自己就可享樂了，這等勞苦功高，造出了物件，特地是供給主人享用是一樣的道理的。發明無精究的馬可尼已經回國了，馬可尼也不是等於奴隸為主人之享樂而特地發明的嗎？咱們中國人雖然受盡了外國人的欺侮與凌辱，然而咱們正不妨效着阿Q的口氣，說一聲現有的時代正變囉！兒子打老子，僕人欺主人了！

北甯路的火車，從元旦起可以出關了。本來所謂「北甯路」者，是由北平到遼寧之路也。自從遼寧失去以後，北甯軍只能到山海關，已經名實不符，兩年多於茲矣。但自元旦起，因為政府當局之努力，又可以名實相符了；雖然出了山海關的那一段已被日本改名為「奉山路」了。我以為這是值得慶祝的，一九三四年元旦日啊！

背道而馳

張鴻飛作



# 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大戰

乃常

一九三六年是世界的大劫日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就將在這一九三六年爆發的。這是大家都已聽熟了的一句話，是許多著名的學者找出一些比較可靠的事件來證明的。

學者們是這樣說：照國際的一般現勢看來，「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無論如何是再不能避免的了。你們不看見世界經濟的日益恐慌，各個列強都趕緊的增加軍備，表演空戰，海戰，陸戰，張牙舞爪地想拚一個你死我活麼！因為世界經濟的恐慌，迫到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列強，不能不設法挽救將瀕於危亡的國家，但是挽救之法，惟有提高關稅壁壘，實施傾銷政策，以黨爭奪世界市場，但是你爭我奪，結果，就難免造成狗咬狗肉，爭個誰高誰下的惡劣局面了。因為不這樣做惟有死之一路，這樣做後雖不能立見其不死，也總算是掙扎了一下，於心也願了。所以依據日本退出國聯的通告期滿，南洋委任地將發生大問題；跟蘇聯第二度五年計劃的完成；英美日的造艦計劃的實現；一九三五年第二度華盛頓的海軍會議的暗礁等等的未來事件，便都很有可能的證明一九三六年是世界的大劫日，是「第二度的世界大戰」的惡魔降臨人間的悲慘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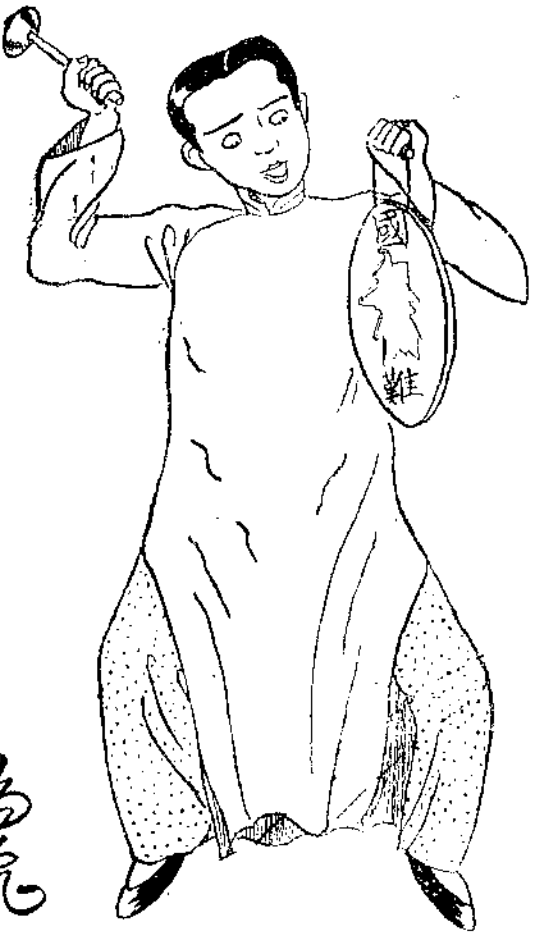
不過；說上面這話的學者們，還是不敢堂堂皇皇的站上桌子，拍着胸膛，一口便咬定了的，他們結果還不能不圓圓滑滑的再聲明：這只是依據一般情勢的估計而已，無論如何還不能一口氣就咬定了的，因為爲着新的國子不斷的產生和消滅，誰也未敢這樣武斷式的咬定。話雖這麼說，可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將爆發於一九三六年，還是沒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拿來證明這是不正確的，或許證明會慢一些時還是先一些時的。

現在筆者却提出了一個警報，說：一九三五年便將發生國內的大混戰！

大家聽了這話，不要以爲我發狂了麼？但是不發狂是不至於的，因爲目前我還極其之清醒的哩！至於有人要辯護地說：許多年來國內不是已在戰爭狀態中麼？那我就答覆他了：是的，本來自從建立民國至今，廿二個年頭當中，雖不能說無地不在戰爭中，但總也可以說無日不在戰爭中了。過去比較著聞的，「如奉直之戰」「江浙之戰」「四川之戰」……了。這些戰爭都是依照時日的推進而排列下來；到目前維持沒有停止的信息，却還來了一個「福建之變」更使這種戰爭的局面現得狹窄可怕了！不過；這些只是局部的戰爭事件而已，我現在所要說的

却是「國內大戰」，明明白白的意思，就是說「國內大混戰」啊！是整個國家的，而不是國內的一小部份的。

我們試看看過去的廿二年中，許多次的戰爭的結果，祇使國內人民變成焦頭爛額。農村經濟的蒙受極度的影響，以至於破產；百業凋零；實業不振；且形成了軍閥的割據，「戰國」的「春秋」的狀態。更加了水災旱災，好似火上添油，更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人民的生活委實已是慘不可言！只要是誰談起了「戰爭」。「水災」「旱災」，大家就無不要談虎色變樣的癡癡起來。對於我提出的警報，定然要感覺駭奇，而極力的否認，不信任的了！



努力宣傳

張鴻飛作

但是，這也是不能避免的事啊！正像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必然發生一樣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爲了農民的不安於居，不能度生，相繼的論爲歐類；且軍閥的割據，形成了西北的勢力，中央的勢力，西南勢力，而湘贛皖閩粵閩陝等省又無處不有共產黨軍活動其間。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世界第二次大戰就將爆發，將成爲戰場的太平洋正是在我國之近濱，最先而又最大受其災的便是我們這老大家國了，有血氣的總也該先爲訓練訓練，以備將來之世界大戰了。上面所列種種的原因，就正是促成國內大戰的危機的條件啊！

假如大家再不要以爲我是信口雌黃，或是有如仙家一樣，只憑「屈指一算」，或是「心血來潮」，只要大家放開眼界，看看國內的現勢，就不但要極力承認我的警報是有社會科學(?)之根據，且還要引吭大聲的呼號：「國內大戰一定將發生於一九

三五年」哩！

爲了使大家信任起見，我不妨引出幾項證明一九三五年必然發生國內大戰的條件於下，(不過，我也要跟學者們一樣圓滑滑的聲明一句：「這只是依據一般情形的估計而已，無論如何還不能一口就咬定了的，因爲着新的因子不斷的產生和消滅，誰也未敢這樣武斷式的咬定」哩！)

我的觀察，約有六項：一，人民遊擊隊的濫起；二，舉足重輕的西南政局；三，閩變之影響於江西紅軍；四，西北，東北，各軍的跳躍；五，蒙古，新疆，西藏的叛變；六，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戰的準備。茲逐項分述如下：

## 1. 人民遊擊隊的濫起

內受軍閥戰爭，水災，旱災的影響，外受列強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的劫掠，致使國內各處農村都踏上了滅亡之路。農民初則不能過活，賣子鬻女，當田典屋，繼則流離失所，夫死妻亡，父喪子失，弱者固然輾轉以至於死，強者乃挺而走險。但軍閥已無挽救的方法，也無壓制的力量，人民紛紛自動與被動而組成軍隊，形成遊擊隊伍，此誠意料中事哩！不過這樣一來，民與兵戰，兵與民爭，變成了不能分出誰是誰非的界限來。只見國內隨處的遊擊戰爭了，現已有數地如此，再過二年，其伸展當然爲更大更快！

## 2. 舉足重輕的西南政局

西南政局之醞釀早已有相當的時日，成爲舉足重輕的形勢。但是所謂西南盟主的廣東政府，因於今年春季，開始仿模蘇聯的模樣而來了一個「生產建設計劃」；且也學得似模似樣，也跟着蘇聯喊出了「和平政策」，說什麼「人家不侵犯我，我當不侵犯人，只願埋頭建設」的肉麻話。因是最近的福建之變，便給了他一個大好的機會，乘機而吹其建設的法螺；藉此以向中樞索取「特別費」，增加「經常費」等等。但是這西南盟主的廣東政府，他所謂埋頭建設的原故，也正是想整理一下內部，希望東山再起，得以直搗首都。讓自己爬上一把金交椅。而他的「生產建設計劃」，從今年數起，第三個年頭便是一九三五年，在這第一度建設計劃完成的一九三五年，舉旗而起正是一個極其適當的時機。

## 3. 閩變之影響於江西紅軍

閩省響起「半紅半藍中黃」的旗幟以來，舉國驚狂，但照目前情勢觀察：廣東政府的沈默而不加以援手，廣西政府的遠隔

無法幫助內部分子又極其複雜，財政也感困難，兵力也感薄弱，弱在都使它不能有所伸展。目前雖已有浙閩邊境緊急之傳說，但如一旦戰事發生，似也無有多大的影響，或將成爲相持之局也說不定，不過，閩變之最受影響者，便莫過於接濟江西紅軍之鹽運。江西紅軍所最缺少的，便是這二種難得的東西，現在得到之相當的接濟，對他自有極大的幫忙，也將見其攻擊國民黨軍之力量更形活躍了；試看最近的形勢也便可以證實的了，是故這兩方面的軍隊，維持至一九三五年間，乘國內人民之遊擊隊與廣東政府之出師時期而崛起，也正是兩條生龍活虎，不可輕視的哩！



天曉得

余黨我作

4. 西北，東北，各軍的跳躍  
西北，東北的閻錫山，馮玉祥，與及不抵抗將軍的部下，潛伏着的，旋起而旋落的，都各有宏大的野心，如一旦有可乘的時機。他們不乘機而起，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事！換句話說，即是無論如何，到一九三五年國內的嚴重情勢之下正是他們興起的最好時期，而他們的力量，也是一樣的不可輕視的。

5. 蒙古，新疆，西藏的叛變  
跟西北，東北一樣的，還有蒙古，新疆，西藏。到了這個一九三五年的大好時機，他們也將自動或被動，（多數是被動），起而謀取獨立，到時他們也毋須扭扭妮妮，說什麼「自治」「自治」的了；而所謂中樞也者，也將不暇派什麼專員，與外交長官去巡視，去慰撫，因爲已是內顧還無暇哩！

6. 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戰的準備  
一般情勢既如上述，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國便會成爲大混戰的戰場，且全部的軍閥大混戰，全部的民衆大混戰；於是憂心國事的就將翹起雙手，向天長嘆，說一聲「已矣」了！而應時的投機分子，也將高聲的喊着：「這種大混戰是有極大的意義的，一是必要有一場大亂而後才得天下太平，二是藉這大混戰，把弱的打倒，劣的殺死，國內只剩下強者與優者，三是於不能

避免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大戰前，先行訓練訓練，世界大戰如果真的爆發的話，我們也就不會嘆什麼虧了，因爲國內有的是強者優者，且都對於作戰方法，國內形勢有了相當的認識與純熟，正可以與日本，美國等等拚一個最後的勝利，同時，說不定還有大會站了起來，說一聲：大家盡量大混戰吧！訓練一下自己的身子呵！不參加國內大混戰的便是喪心病狂者了。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國內大戰的實現，便更有確確的可能性嗎？

依據上面的六項條件，一九三五年的國內大戰是將不能避免的，但是筆者也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正如諸位讀者一樣的，本來也很擔心着這國內戰爭的發生，所以不自量力寫了這篇似馬似驢的東西，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好提出一些挽救或避免的方法來討論，研究。

記者案：乃常君此文，全屬杞人憂天之語，大有癡人說夢風趣，故特爲刊載，以博大衆一粲。夫中國之太平，以其匪即將消滅，國內立可統一，在一九三六之世界大戰中，將有舉足輕重之勢，是無疑的。所以大衆不可輕信謠言，此文即屬謠言，克幸劑也。

## 鄉居雜記

傅敬嘉

### 寫在前面

故鄉是多末值得留戀的啊！我記得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爲了跟我父親到五埠去念書，我總是流着淚和故鄉別離的。一直現在，故鄉依舊是我底愛人。每逢假期，我總要回去一趟。可是現在的故鄉，已經不像我小時候那樣的了，農民的困苦已經到了極點。過去的暑假我又回去了一趟。雖然青山依舊，但故鄉給我的不僅是快樂了，他給我比快樂更多一些的悲哀！現在我把在鄉居生活值得一描的都寫出來，給諸位看看。也許會使諸位對現在的農村更明瞭一些。

### 烏骨雞

農民沒有智識是農村破產的一個大原因。他們一天到晚

搖着一面大油紙摺扇，所謂「烏骨雞」就是指她而言的了！那個女孩子背着一只長方形的小木箱，坐在老婆子的旁邊。村人們像看戲法一樣地圍在旁邊。

於是我問着站在我旁邊的村人：「她是做什麼的？」  
「喝，是一位郎中——即醫生——呢！會拔牙，會畫符，隨便什麼病全會醫的。」他說。

就在那時候，住在村西的三嫂子抱着一個孩子擠了進去，向烏骨雞道：「請你看看我這個牙齒，痛久了呢！」

於是那老婆子像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搖之頭道：「很不好，這牙齒一天長起來，再不拔無長到鼻部去的！」

「那末要多少錢呢？」  
「半塊錢吧！大家老主顧。」

「太貴了！實在我出不起這個價錢呢！男人病了好久了！」

那老東西就乘機道：「要是不拔掉，家裏更不太平呢！這個有名的叫做糟家牙！」

「真的？」  
「當然是真的。」  
三嫂遲疑了一會，終於答應了。

「拿一碗米，二個蛋，一枝香來！」老婆子命令着，不久東西拿來了，老婆子把香燃着，向天拜了幾拜，喃喃地念着，把香插，米裏，於是才開始拔牙，據她說這樣會有神助而不痛。

牙齒拔下來了，不過和平常一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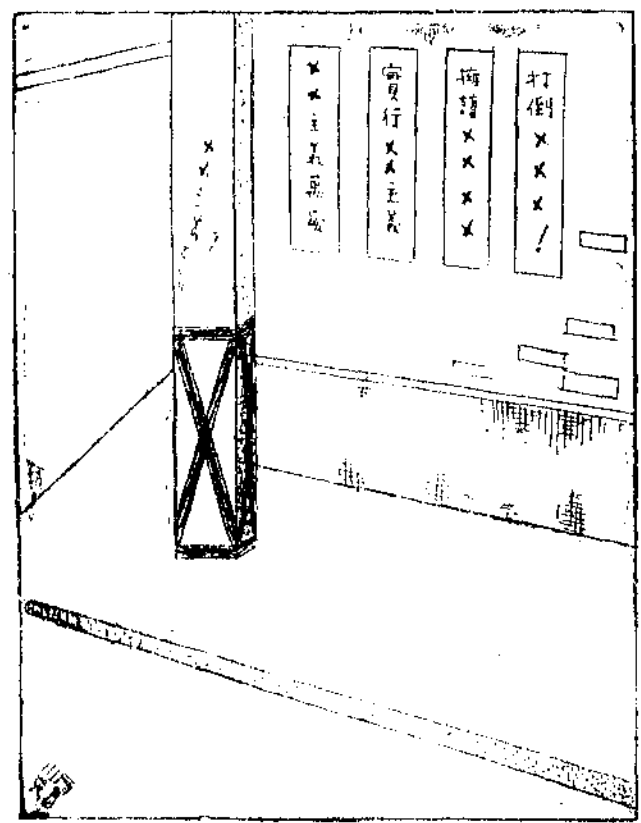
那老婆子把二個蛋和未燒完的香遞給那女孩子道：「快送出去，蛋摔掉牠！」

女孩子跑出去了，後面跟着一羣小孩子。不多久就回來了，女孩子紅着臉喘氣。孩子們拍着手叫道：「不要臉，她那蛋放到袋裏去了！」

烏骨雞向孩子們瞪着眼睛，輕輕地罵一聲小鬼頭。

三嫂給了她半塊錢，想把那碗米拿回來，可是那婆子連忙喊道：「動不得的！拿回去是不吉利的！」

於是那碗米又被倒進那箱子裏去了。老小二個搖搖擺擺地離開了我那村子。



胡同光作

心照不宣

# 糊塗禮讚

寒 瑟

今天想寫一篇小文，題目是「糊塗禮讚」。

先得感謝子明先生，他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難得糊塗」，使我有寫這篇小文的機會。

真正的無是非觀的人並不是糊塗人，真正的有是非觀的人同樣也不是糊塗人，凡不是糊塗人，就往往容易在社會上顯得是個糊塗人，糊塗到「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以政成爲「天下之至哀」。反之，明明有是非觀而假裝做無是非觀，明明無是非觀而故意有是非觀，這些人在社會上，大都負着聰明人的令聞，聰明到即使在「求隱」的時候，也自然而然的會「得其地以竄」，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而成「天下之至樂」。可是，在不是糊塗人看來，他們却真是些糊塗人。

我現在所有禮讚的，就是這些被稱爲，或自以爲，聰明人的糊塗人，因爲雖然糊塗，但他們是幸福的。

造成這「糊塗」美德的第一要素是「抹殺邏輯」。譬如，有人在「介紹給青年的書」這性質的徵求之下寫了幾部大家以爲不很適當的書，最聰明的糊塗人就指斥他爲什麼不勸青年去「先求生活經驗的充實」。再舉一個例，譬如有人解釋巴爾扎克的作風，說他是有一點浪漫主義傾向的自然主義者，於是你就可以做一篇文章指斥他在爲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爭正統。再舉一個例，譬如你介紹一個青年看茅盾的「子夜」，旁邊有一個老頭兒就說：「不行，這本書是海淫的，因爲裏邊有潘金蓮西門慶的故事。」但當你告訴他這書裏邊實在沒有這故事之後，爲了堅持着要反對你，他就說：「還是不行，這本書裏雖然沒有那個故事，但你叫青年人去讀那個故事，還是海淫的。」善用這樣抹殺邏輯的人，他就幸福了。

第二要素是懂得「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是因事而異，因時而異的」這一條真理。譬如你翻開第一卷第五期「文學」雜誌，在第六六二頁對面，你會得看見九個字（是不是篆字？），無論你精不精於此道，你應該先打聽這九個字是誰寫的，是「謬種」和「妖孽」寫的呢，還是「老將」和「生力軍」寫的？倘若確知是前者寫的，你就不妨批評一句：「帶着些妖謬」的。倘若你是後者寫的，你就該誇獎一句「畢竟老有力」。應用這條真理，推而廣之，無遠弗屆。人家刻圖章，刻信封，你就不妨說他們是妖謬行爲，因爲這些人是「遺少」，而你自己倘若高與印一種一百部限定版的北平詩箋譜，預約價廉至十二元（一個普羅列達利亞的兩個月飯錢），而且還慨嘆着「用毛筆作書者，日益減其少數」，也萬萬不會有一個人來着示反對，因爲這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時而異」者也。

第三要素是「善藏臉譜」。這是應當從廣義來解釋的。譬如人家都主張把古書掉到毛廁裏去的時候，你就戴一個「不看古書，不能作文」的臉譜出來；人家讀古書了，你再換一個「該多讀洋書」的臉譜出來；人家讀新書了，等到看見人家真的讀洋書了，你就趕快畫一個新臉譜起來，在台上大鳴一聲「別學鮮卑語！」。或者，另外找一個例來講，你能寫小說的時候，可以寫一篇文章，寓諷於謙虛，敘述你寫小說的歷史或主張；但當你不能再寫小說的時候，你不妨另外做一篇文章來提倡翻譯，使你的翻譯價值等於創作。再如，你參加了蕭伯納歡迎會，你可以說是被招待者邀了去的，你不參加休士歡迎會，倘若事前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自然振振有辭，但倘若招待者會來邀過你，而你不到，也不妨事，祇要說「也許有別種原因」就無所謂了；至於徐志摩追悼會和彭家煌追悼會，雖然都登了好幾天報，通知了時間地址，你假如參加前者而缺席後者，也可以上述的理由說明，無入好「口誅筆伐」了。最後，這「臉譜」的意義是狹隘了，那就是用「假名」。寫文章罵人，可以署出許多假名來，這樣可以永遠地罵，重複地罵，讓被罵者覺得敵人衆多，讓自已可以疑陣密布。至於敵人如果也同樣的用假名作「臉譜」，那是應當先站在陣前喝一聲：「給我看看真實的臉嘴，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自己則當然是「有關政局，頗有危險。」人家自然會原諒的。

以上要素三種，善用其一，已可以在社會上「表現一點風格」，具備其三，則簡直可以有彪炳史冊的國際的名譽了。那時候，你非但「求仕不獲無足悲」即使本來是「仕」，也大可拂袖而去；至於「求隱而不得其地」是更談不到，因爲你已經「顯」了，以「大智若愚」之例定之，你就是「大顯若隱」或「大隱若顯」了。即退一百萬步言，真的你有「求隱」，當然普天下的信徒都會得替你預備好「寶地」，左弄北平箋譜，右玩德國木刻，架上有萬卷之書，篋中有兩地之信（本該用書字，因爲是排句，不便犯重，故改爲信字）；偶爾高興，開窗三呼革命，內外自有百萬羣獅同聲響應，誠天下之至樂也。

嗚呼，可以人而不糊塗乎？故當膜拜之，禮讚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 社會局推銷國貨方法

曾 迭

「中國人應該用中國貨」，我是絕對承認的。就是把我的靈魂趕出了軀殼，把我的軀殼化成了灰塵，我還是承認的。

本年國貨年，本週是剿匪週。在國貨年，應該提倡國貨，打倒外貨。那麼，在剿匪週，應該擁護國匪，剿滅外匪了；因爲「匪」人也，「人」貨也，「殺人越貨」，早已並行不悖，併爲一談者也。然而，國貨年所昭示我們的是提倡國貨而剿滅週所表示我們的却剿滅國匪而不是掠奪東四省的外匪。你茫茫然嗎？

這理由是很簡單的。正如有不少的中國要人，把他的靈魂趕出了軀殼，他還是一個大和魂，把他的軀殼化成了灰，他還是一個大和人，這種中國人，自然是等於外貨了。國匪也是如此，雖據孫哲生先生說，他們會偷了一些三民主義去，那麼，其餘的自然都是外國貨的馬克新主義了，這種國匪，既不知提倡國貨，則自然等於外匪，而不可不剿也。

再簡單些說，要是中國的土匪而奉行真正的國貨主義，則決不會變成外匪，亦無所用其剿匪，甚至會有提倡國貨宣傳品之出現亦說不定，因係國貨之匪也。則本刊豈凡先生所發現，中國一切之內憂外患，都因共匪而造或者，豈非完全避免了嗎？提倡國貨之重要，有如是者。

今年是國貨年，但是中央竟沒有一道限制全國人民一律要用國貨的命令，而統制經濟的結果，反而形成了相反的局面，譬如：人民一日不可缺的衣、食、住、行。政府諸公所給我們的標準，是衣則美棉，食則美麥，住則洋房，行則飛機而已！然而，國貨豈可以不提倡嗎？請看社會局推銷國貨的方法。

我於本月×日深夜回家的時候，突然在我臥室裏的桌子上，發現一封信和四個紙包（三大一小），赫然來自上海市社會局者也。

大着胆拆開了信封，裏面又是兩張赫然上海市社會局之信紙也。幸該信措辭頗客氣，並不像普通公文，令人有凜然而遵之慨。因恭錄如左：

敬啓者頃據國貨紙張印刷社友函送國貨印刷品多種請爲分別送銷各界試用以資提倡而制外貨等語查該紙張確係國產出品質既不惡價又公道所有十行紙一種在十月一日前各商店市價每千張三元六角該社復減售三元三角十月一日後市價漲爲三元八角該社復減售三元五角如購滿千張並贈值大洋二角之便條二百張可謂優待顧客之至用特檢奉該十行紙二十張（實洋七元正）又便條四百張敬請察收久仰

貴××名重山斗愛用國貨尤爲深切定荷廣爲宣傳永久購用藉資普遍而挽漏卮於萬一如蒙採納該款擬於旬日內外前往收取以便彙轉特併奉聞此致

計附國貨十行紙四包計二千張又便條一包四本計四百張

刻因購者衆不敷分配故十行紙只送一千五百張（實洋五元三角五分）便條只贈三本又及「印」

第一科文牘股××敬啓「印」

讀完了上面的信，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於是抖擻精神便



再看紙包，只見一包小的上面，粘有紙條一張，上書「贈品使條三本三百張」字樣，另有地址和店號印章各一，而底下另打一個土圓形花邊的印章，尤使人觸目驚心，字分三排，橫着首排「購用洋貨」二排「國貨紙張印刷社」三排「便是亡國奴」。若連續讀之便成「購用洋貨國貨紙張印刷社便是亡國奴」。這一個圖章是倒印的，大約象徵國貨有倒懸之急，以示不得起來提倡了，或是按尋尋尋之例，表示亡國奴便經逃走了。

小紙包底下是三個大紙包，在第一包上面，也有白紙一，上書「國貨十行紙四包計二千張足」為一行，另一行寫「不敷分配減少五百張」，其他圖章三個和上述的一樣，不過土圓形的一個却沒有倒印，大約是表示大家若樂於購用，國貨便可穩定了。

包內的十行紙，自然是國貨，自然是十行而決不會九行或十一行的，而且價錢已一減再減也決不致上當，自然是樂於購用的了。

社會局如此努力推銷國貨，這種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不過這一次我所收到的信，竟不是印刷的而是手寫的，上海雖不文化城，有資格用十行紙的總不在少數吧，以居民提倡國貨情緒高漲如國貨年的時候而用如此牛步化的能率來推銷國貨，未免太不神速吧。即該局文牘科的犧牲也似乎太大了。

國貨的種類很多，即以開門七件事而言，也已有柴米油鹽茶醬醋之多，社會局果能為提倡國貨起見，一一送來而又有贈品及十日後付款之通融辦法，小民一定大加歡迎，可以斷言的，還望社會局不要顧此失彼，務必要將國貨一視同仁纔好。

上海市公安局推銷房東向房客收房租的房票早已在實行了。現在社會局又在努力推銷國貨十行紙，不過上海各局若羣起努力，如教育局推銷萬有或是小學生文庫，財政局推銷公債或是債券，……小民就不勝其煩了！

## 論「朱湘之死」

曹一籤

在十二月十七日自由談上看到何家槐的「朱湘之死」，當時我非常詫異，委實想不到那樣一個年紀尚輕，曾寫了不少「十四行」的新鮮詩人，會活生生的躍入黃浦，與波臣為伍，輕輕的將生命投諸東流！

據「朱湘之死」的作者說，朱君的死是由於失業，因失業而感到的壓迫，日後一日，終於於不過壓迫的痛苦，就索性揮棄。自己的生命，使生活的魔王無所施其壓迫的絕技，反正在這社會裏沒有旁的可以戀棧的地方；而在另一方面，這社會中要效法朱君的！我很同情作者最后的感嘆，也正是大有人在，像「朱湘之死」的這類把戲，在現社會裏斷不會絕后的！

不我識識朱湘，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副什麼樣的嘴臉，該不該自殺，但他發表在各種文藝刊物的星零作品，像詩，像散文，我卻見到過不少，雖則那些東西不是一貫的，不能代表他的中心思想，但即從這些作品裏，也看得出他的生命力，以時常很勁勁的流露在紙上的，有時他在文章裏也常表現着詩人的具有活力的藝術，似乎他絕非一位「方」人；或者，最近因為從安徽大學攜着失業的悲哀，回到上海，生活驟然很窘，作品又很少發表——也許是很少人要，即使有人要，可以多量刊載，也總換不出錢來，三飯難有着落，享受則更無從，在物質的狂流中，頓成一個。有屈子之心的人物，於是就遽然的自己死去！

自然，總有很多人在為朱君的自殺，感傷難過，以為像這這的詩人，終不免因生活擠擠而流於自殺？是非常可惜的事。但在我，非但不為朱君的自殺而感傷，且極願揚朱君自殺的得體，從所謂社會人士生存欲念的先河，免得苦苦的留戀着妻子，兒女，以及其他東西，做着勉強支撐，非常可憐的生活奴婢！

事實總比說理來得有力的。

像現在正在拚命鑽營的人們，希圖在生活上求得一些更優越的舒適，在一種利害的衝突上，不惜當好友之面，撕破臉皮，說得很可使旁人大大為難堪的話，或竟在父母兄弟之前，提着嗓子大罵，連祖宗也都包括在內，尚嫌不足，而公然對薄法庭，竭力為自己的利害着想，漠然不顧其他，這已經失去人與人的普通關係，長此下去，擴大開去，社會情形就難免不混沌紊亂，一片狂罵嘶殺聲，而為天黑日。即如黃包車夫，因為老婆兒女在後面催促，使自已的兩條腿，兩隻膀膊，終日為了他人而用力，夏天渾身流汗如澆水，冬天渾身流汗而經冷氣氣結成冰；像從從麵粉堆中爬出，取得的報酬，每次却只銅元十數番，買大餅不過三數塊，談果腹則相差遠遠，甚或不幸，且須親管紅頭阿三的皮鞋尖，黑衣警察的黑漆棍，人非木石，肩臂大腿，自然痛楚難捱，但若抱怨，稍施眼色，則至多再來幾下，更屬常事，又如文人，「何苦」則更彰明；小的無名的，絞腦汁寫出東西，提心吊胆寄給雜誌社，祇博得編輯先生的雙眉緊鎖，無暇拜讀，附郵的馬上退回，先給你一盆冷水；不然，就深深的塞進字紙筐中或是抽屜裏，任何時會不得出頭；大的有名的，其「東西」雜誌社雖求之不得，供不應求，而日以繼夜，聽時鐘「滴答」，搜索枯腸，做去出了，已經很苦；偶一不慎，義舍反動，生命即有切斷之虞；或者文已成名，因賣文已置得薄田數頃，溫飽已經夠夠，但為了主義，不得不負起使命，勉為文化工作，或則打倒統治階級，或則喚醒下層同胞，或則指導工農運動，逐逐終日，行動要詭秘，藏頭匿尾，心驚胆戰，一朝落網，身首必然異處，究竟所為何來？就像我

自己，年齡雖然還青，不過二十有二，艱苦世味則已領受不少，過去在中學時代，曾為爭取考試分數而嘔血，現在則盡力學寫文章，雖未見忘食廢寢，而終日孜孜案頭，一方有小的無名的文人的惶惶心境，一方更有大的有名的作家的心驚肉跳，寫出文章，怕沒人要看，有人要了，又怕沾及反動之名，其苦痛有如以辣椒水灌鼻孔，不可名狀。然而所為何來？

所以，任何工作，任何事業，都祇是叫自己吃虧，吃虧而後所得的報酬，不論是惡劣的，優越的，都不過使自己能夠溫飽，溫飽了又有什麼？享樂，逍遙，看熱鬧，又有若何意思？或者有人以為為事業而工作，而努力，在個人是盡「公民」義務，在社會是造福人羣，但現在，個人是何其渺小，據說已無存在必要，「公民」也像推烏雲而找晨星，至於義務，則盡又不勝盡，今日打倒軍閥，明日要打倒地主，軍閥地主打倒了，后天又有強鄰侵邊，少不得輸財衛國，國衛了，再過幾天，軍閥又發生，地主又形成，翻來覆去，跟着是無窮「打倒」，無窮「義務」；若謂造福人羣，提高文化，那更茫茫不可卒想，人羣祇有好險，文化也無須提高，用力未見討好，求生不如找死，說來說去，仍是自殺一途，稍見佳妙！

而且像朱湘那樣，留學回來，堂堂一表，曾任大學教授，曾作好詩多首，資格既足，學識亦滿，還不免感着生活艱難而自殺，則像目下一般黃包車夫，紗廠小工，馬路政客，乃至我輩者流，活着熬受苦痛，不如死了倒反舒暢，不必爭名，也不必爭利，甚而把自己所得的一切也都遺留下來，給別人去受用，亡國既不負任何責任，救國也可免抽筋助捐，其好處真未可以斤兩稱量，抑何不為？

所以，朱湘之死，是好事，縱鑒之為地球之福，也並不算誇張，老實說，地球活到現在，差不多也因背脊上的人們殺進殺出，鬧得烏烟瘴氣，創痕累累，看下去，感得有自殺的必要性了。生存的人們，應由朱君之死，意識到自己還在為生活而掙扎的無趣，而一班為名利而相傾軋，精疲力竭的「英雄」們，尤應從此回頭，堅定着自殺的決心，死掉幾個，或者死去若干，社會自可澄清，地球也可平滑一些，蘇一口氣。

不過，朱君之死，終竟是社會的損失，為生活而自殺，誠然是悲慘事；為爭名逐利而自殺，其意義則甚光榮，我們除了為朱君深致死得可憐的悼惜而外，并盼光榮的自殺，從此層出不窮，死盡而後已！

「說一句悄悄話，悄悄的話……」

有如漂泊的風，不知怎麼來的，在耳語，對了草原的夢……

——朱湘，夜歌。  
語以朱君之詩。朱君，並未死者。  
十二月十七日在乾南。

# 文壇畫虎錄

章克標編

## 論文學地主

冰炭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請由本刊編輯部轉。  
二、本欄專記當代文壇瑣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實者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三、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關於政評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四、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關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五、本欄稿件每段只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段中心分述之。

## 一長一短 柴扉

### 一葉恭綽乃姪葉公超

是英文學教授，清華和北大的；是編輯，新月的編輯。是「勤得門」，英國式的，漂亮，整潔，「方福」，結實，假使你是位營養不足的體弱的文學家，站在他面前，他有體育家的風度。

他很負責任，如說你有事請教他，他會立刻回答你，口述或以書面。  
他去上講堂，後面跟着馬裕藻、胡適，好像伙，胡博士也欣然來聽他的「新文學演講」啦，題目是「新文學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告訴你，你應該把耳朵挺起來，是「文學與時代」，他說：時代只影響及文學的形式，却與文學的本質無關。（你得知道，中國的白璧德也說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第二個呢，是「文學與宣傳」，他說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宣傳是什麼，是一種利用，是「有組織的主義的傳佈與

也料想放下稿子，但不久又重拿起來了，於是「有組織的主義的傳佈與推廣，於是……」理智去審察……有人說葉先生的演講還是把稿子在新月一刊為妙。但他能虛懷而莊嚴，對於他的一種堅持的精神，尤值得目下一般甘心沒落的文人效仿一下。

### 二偉大的「和」！

魯迅在他的「論語一年」中有這樣的話……五四時代介紹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介紹了一個蕭可就可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是（？）而蕭是偉大的感嘆是（！）的緣故。

告訴你，曾經背負了偉大的「和」！和「！」到中國來的，易卜生集和華倫夫人的職業的譯者潘家洵先生，可算是其中的主將之一吧。

他是中等身材，看他的臉，要算是瘦小的，臉上有細小的紅色的瘰，有副沉靜的近視的眼。在冬天，他喜歡着呢絨的袍，栗色的或暗紅色的。走路時眼睛老向着地面，是種頗孤獨的走法：不願去注意身外的別人，也希望別人不去注意他的。

他是北大英文系畢業的，程度很好，現在他能在北大以英語講課了。他很善說，自然

也善於講授，即使教材枯燥到像「英文二民主義」的東西，他能像得講沙美那般有味；講「英國語文」小史的時候，他說英國的膠寒(G. Chaucer 1340-1400)相當於意大利的但丁，相當於德意志的馬丁路德，相當於中國的胡適！

「北京話」他也說的很好，能辨別「程」和「陳」，後者是偏重於蕭音，前者則屬白界音，有時他就以這種例來解釋英語的發音。他說，發音的準確，與英語會話學習的必要「其目的」抄襲總整理還囑的「不但在與西人談話，而且亦能增進對於作品的理解的能力」。

據友人說，他說話時的態度雖很活潑，但他的為人極其拘謹，他沒有一些兒魄力，是一個順民。友人是個叛徒，似乎是站在「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我想，關於這，與他的歷年的物質環境，很有關係；他是蘇州人，能在大學讀書，自然是屬於中產階級的；說也奇怪，蘇州人好英文的，例子確是多。

關於他的譯著生活及軼事等，曾向他的家庭的成員之一，惜未得復為憾。

胡也頻故後，黎錦明曾在北晨學園為文紀念。文中談到關於胡轉變的話，大意說：丁玲作品的藝術評作高於胡也

在久已昏沉沉的，沉悶的中國言論園裏，忽的，福建發出「計口授田」的呼聲，於是輿論嘩然，很明顯這呼聲是含有強烈的刺激力。我們首先聲明，我們絕對不是政治的「應打倒大地主」喊得很響。

據說，文學亦有園地，此園地即所謂文壇是也。文學園地出產的是精神食料，人類必需的另一種食料。

肉體的食料使人生長發育，延續肉體的生機。精神的食料，安慰人的靈魂，使人在生命旅途上不感覺單調，苦寂，使人類的感情相傳染而和諧，而且精神的食料裏又含有「達道真美至善的理想之宣傳」。二者皆是人類為謀得充分的快樂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東西。

現在中國就有好些文學大地主。本來貴國文壇是很荒蕪的，荒蕪得幾乎使人不知中國有文學之園地！而且僅有的文學園地中稍為肥沃之區，又多被大地主的他們之壟佔有了，所以「收穫」；精神食料因之「供不應求」。他們大地主之壟佔居於吾層樓上，享用着多量的「稿費」版稅，供養得心曠神怡！還要：飲酒，玩女人，打麻將，賭輪盤，回方球……他們用「文壇老將」的金字招牌來充大地主資格，為佔有文學園地的理由。此外，或由「資產」積貯宏厚；或者由於與編輯有關係……如有姊夫，妹夫，女婿，親密朋友，老朋友等關係之一，都可以成為「大地主」的。「大地主」既有資

然而生產食物的土地却被大地主們佔了。他們領有甚多地面，不用辛苦勞動，坐享土地的出產物，住居金碧輝煌之家過其優哉游哉的舒適生活

顯是為一般所公認的，胡因密於這個暗示：毅然獻身革命了……

我們知道胡在一九二四年前後，還是屬「才子佳人」的作家，可以他的處女作（？）「聖徒為例；後來居然從「才子佳人」轉變到「叛徒」，這似乎與所謂「暗示」有關；但我覺得這與其說是「暗示」，毋寧說是由於「時代的要求」的緣故，黎在文中又說起，胡當在中學教書時，就用伏羅司基佛里契等人的作品為教材，可見他的有意於「革命」並非是旦夕的企圖。因為很少讀胡的作品，也很少知道關於他的事，所以不能斷說黎錦明的話準是個觀察的錯誤。

#### 四 管雪不管霜

周作人曾說：中國人要：一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一才好；有人謂胡適之就是最喜管人家瓦上霜的人。

#### 五 解決鄉愁的辦法

據清華曹君說：趙元任赴留美學生監督任時，趙夫人備了十隻大板箱，裏面滿是開洋，火腿等南北海味珍品。說者謂若是十餘箱內的貨值是五百元，那末其運費作在千元以上，但我覺得，這有待轉運公司老班函證的必要。

附帶說一說，鄭振鐸在清華文學月刊也曾有紀念胡的文字，他說胡曾拿了篇到莫司科去給他，想在小說月報發表，

就是行，老實說，我的能力還不足。

#### 六 翻譯王的暗示

某君曾拿了本俄克羅洛夫(Karlov) 寓言英譯本去訪鄭振鐸先生。順便談到克羅洛夫。他的寓言詩真不容易讀。

#### 七 胡博士與「沙翁全集」

據說（阿屏最怕談人是非，故此說確否待路透社電證）胡博士登壇時必讀沙翁全集，至今行將終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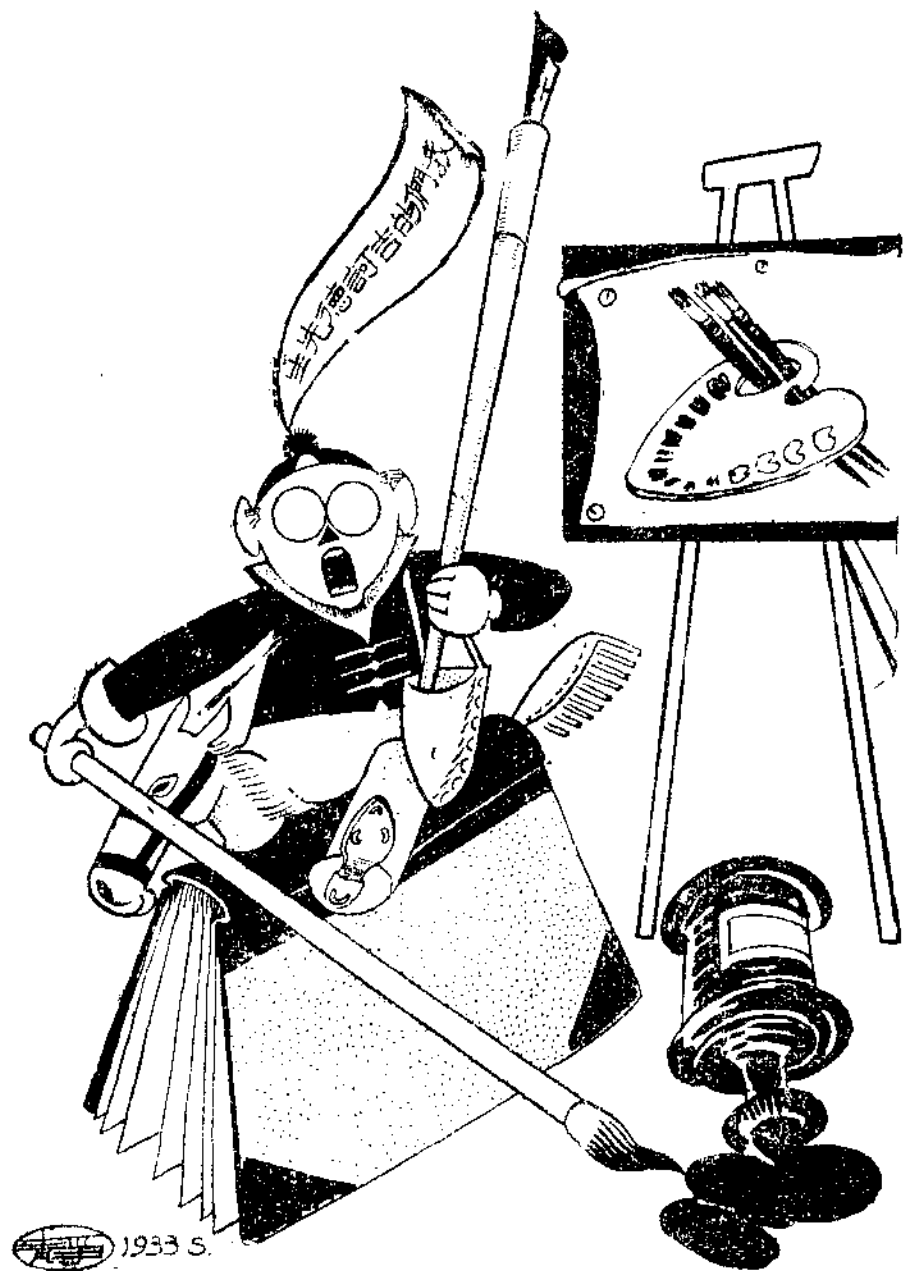
某君說：對的，他的寓言，哲學的與政治的意味都很濃，政治的一方面大都是諷刺當時的一般執政者的……鄭這樣解釋。而且還是詩，詩比散文更費解。

#### 課外隨筆 暮梅

現在我已不愛她了。是C很愛密斯E的，時時都向她獻殷勤。年假還家，他對母親說道：「我有一個很好的女同學很愛我哩。」

幾個月後，他的母親由家來看他，並叫他帶她去看那位愛他的女同學。她未來的媳婦。但是，其時E對於他的表示，已很明白的拒絕了，于是他說：「媽，無須看她的了，現在我已不愛她了。」

來世也來請求國王變我做個女人。由S城來C市，有兩條路，一搭船，一搭車。



格做，文章隨便寫成的也可以。從「舊作」堆中東拿一篇西取一篇湊成一集，加上一篇序文，一張作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去書店出版。或者出了一本「代表作」而再出一本「自選集」，總之，把戲只是那麼一套，「變戲法」技無窮耳。老將們的變戲法很高明，讀者們慷慨解囊吧。

現在我後悔寫錯了題目，因為我根本沒有把文學地主「大地主」的，其人比之一貪官「政客官僚」不見得清高些，因此我們也不必以為他是「文人」而另眼看待。此外，有種人，初登文壇時，對於耕耘工作一點不苟且，收穫亦很可觀。惟久之他成了「大地主」，擁有「地主」地位，工作是疏懈了，收穫糟糕得真不堪！現在就有所謂「文壇老將」也者，死抱住「老將」的金字招牌，不管寫得出「老將」應有的東西與否。他可以用「大地主」資格，

有一次，N，J，R三人想由S城搭船來C市。當時因為大風船未開行，他們便在一間舖子住下。同時，有個和他們同校的密斯A，也和她的弟弟在鄰近的一間旅館住着等候。

R是最近認識密斯A的，他說她很美，很喜歡去探訪她。有一次，他去探訪了她回來，對同伴們說：「剛才密斯A說她和她弟弟搭車去，但她帶有兩件很笨重的行李，五六籠雞，鴨，鴿子之類，搭車是很不方便的，她想託我替她把這由船帶去，我已答應她了。」老J聞之，啞然嘆曰：

「來世都要請求國王變成我做個女人。」

E女士是時時都說男女應該絕對的平等的。但是，她和愛人出街，買了東西他若不替她拿，搭車他不扶她上落，她很不喜歡，說他太不尊重她便了。

Y問他的一位女友道：你們女子為什麼外時時都是這樣正經，看來好像嚴而不可犯的樣子？

女友答曰：「你有了錢，你就嚴而不可犯。」



作聰丁 羅人做右左人時

## 「攷試登榜術」實行記

傅朝陽

上有天，下有地，憑着良心說話，我人雖不中用，却有些骨子裏的硬氣——攷試從不作弊。可是我是一個蠢得可以作笨的笨傢伙，攷試起來總不能使教師在我的試卷上打一個比一百分的半數更多一些的數目。

攷試之後教師報告成績時總把眼睛向我白幾白。一方面不討好先生，一方面有慚於自己。聽見那些平素跑跑影戲院上上跳舞廳到攷試時翻翻書而得到 FULL-MARK 的同學們，真使我一肚冤氣從腳底鑽到頭頂。

爲了這樣，我決心拋了我骨子裏的硬氣，玩幾套作弊的花頭。巧得很，在店裏買來了一本十日談，一翻就到一篇金羊君的攷試登榜術。正當求知慾——此知非他知也，「弊」而已——異常發達的我，馬上一口氣念完了他。謝謝金羊君，我得了不少的「知」了。

真是無巧不成書。湊巧買十日談的次日正是月考開始的時候，第一課就得考歷史。更

但，「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我無意中翻到了一個題目的答案。於是奮勇把書擺在桌上，工作就此開始了！

這裏，先得聲明，我是一個近視眼。教師也是一個近視眼。我呢，像江西人釘碗一樣自願的抄，連近視先生站在旁邊把頭俯在我的髮上看我玩什麼把戲都不知道。終於，先生太下不了台，把我的試卷拿去了！

「你的眼睛比我更近視呢！」這是先生的話。無疑地，我是失敗了！第一次的作弊失敗了！然而我就如此甘休嗎？不，我有勇氣！我得「仍須努力」！

第二天考地理了！我決定繼續我的「革命」工作！但我丟棄了抄書的方法而實行第二條法門，「派司」了！然而結果依舊失敗。這不是我底過失，而是同學們的過失。他們全是「披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的傢伙。

兩次的失敗使我對金羊君的術有所懷疑了，我重新把十日談拿出來，還未翻開以前，我聽見封面上的三個黑字：「十三期」。

對啊！十三是不吉利的數目！倒霉的事！然而我不氣餒。我是大中華民國的公民！我堅信着要是沒有孫中山先生十次的失敗是不會產生中國的！何況我只有兩次的失敗！

「好戲是放在最後的」，我這樣想。也許金羊君告訴我的前幾個法子都是開場白而已。

所以我毅然拋了前面的法子而把眼光送到最後一個法門上去。然而我總是倒楣的！最後一條是「買通印工」！而我却是一位連買一雙襪子都該打三天算盤的窮鬼！對於這個法子我不能不忍痛放棄了！這不能怪我，應該怪我的父母！他們既把我送進貴族式的學校，幹嗎不多給我幾個錢賄印工！

於是又看上面一條。「牽羊」！真糟糕，我沒學過變戲法，而且我的祖宗是背鋤頭的種田人，我秉着祖先的遺傳，手足一些都不靈活。「不要偷雞不着餓來罷」！於是我又把這一條法門捨棄了！

更上一條是「寫桌子」。這西使我在考的時候容易找到一條法門！要實行我作弊的大志，我不能再行放棄，而且，這一條既不要錢也不要戲法的手段，可以實行的。於是下了絕大的決心。

爲了要想把這許多考的東西更上一條是「寫桌子」。這西使我在考的時候容易找到一條法門！要實行我作弊的大志，我不能再行放棄，而且，這一條既不要錢也不要戲法的手段，可以實行的。於是下了絕大的決心。

## 我們的軍事訓練

鶯英

這些，我抄夾帶時不能不化一些工夫，我把書中的材料像圖書分類一樣地分作幾部分，把相近的有關的抄在一起。爲了這，我點掉了二支洋燭，在那晚上。

這一次我是勝利了！我不能不承認我自己是一個可敬的孺子。可是我得嚴重聲明，我那抄好的夾帶却放在我的袋裏沒拿出來過！

原因是這樣的：要抄夾帶先得看了書再把他抄上紙去，因此有兩次機會看同一的字句。這樣一來，雖笨如我，也能夠記得了！

讀了前期落伍先生的「軍事訓練與我」一文後，不禁使我聯想到我們的軍事訓練；所以便在這裏記着一些，不知有續貂之嫌否？

自從倭寇砲轟東三省後，咱們校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寫標語呀！開會呀！罷課呀！請願呀！——一切都應有盡有，到了後來；終于山口喊而至于高呼着武人救國了，于是軍事訓練便成爲咱們的重要科目了，黃呢的制服，黑色的皮鞋；雄糾糾的狀態，大家都以爲這正是咱們強國的健兒，或許再等幾天便有趕走倭子的可能，第一天的時候，來了一位穿着灰色制服，背上皮帶的武裝同志；那便是咱們的軍事教官了。聽說是×師的×長呢？于是大家都聚集在健身房

（因爲沒有操場的緣故）他隔了一會，吹了一聲銀笛，便用着雷波的國語，裝着軍一說話應有的狀態和聲調，向我們敘述倭奴如何地殘酷，我們應該武裝起來抵抗；於是立正，稍息；開步走，便是咱們的軍事訓練了。

去。那位教官先生弄得沒法，只得帶着幾十人去了。到了那兒，因爲是曠野的地方，同時又有那些保護僑民的皇軍在那裏打靶，呀！這還了得！咱們到那裏去不是有性命的危險嗎？教官先生在點名後的時候，對我們很溫柔地說：「這裏都是曠野，風又大，到了將來冷天的時候，咱們是不能夠到這裏來的；況且這裏的野蠻人——倭子——太多。或許將來鬧出什麼事來。——於是喊了幾聲立正，稍息之後，大家都跑了，後來的軍事訓練課，不是先生有冷落落，無形中消滅了。現在冷虎頭蛇尾，都是咱們做事的特徵！五分熱度，正是咱們的民族性嗎？」

# 兩個怪先生

開場白

秋水

對於這個問題，一定有人不

明白，所謂「怪先生」者是我所以為奇怪的教員，而「怪先生」自己未必知道怪！我介紹這兩位給諸位，是正如寶貝要獻給外國一樣，或者諸位見到的先生比我的更怪，那麼不妨比一比，請編者評判一下。

藥水肥皂

姓彭，湖南人。頭圓，額上發光，有幾根稀髮梳向腦後，臉色紅而糙，嘴吧老是噙着，裏面黃色牙垢，令人望之生懼。

第一次我們看見他的時候，穿了一件太陽呢中山裝，領口兩面翻開，內面襯衫露在領外，下身一條竹管細的長褲，足登黃色皮鞋，在辦公室外面徘徊——噙着嘴！

他給我們的這一個印象，便是活像白俄賣藥水肥皂的神氣，於是，他被稱做「藥水肥皂」，便在一日間聞名全校了。

藥水肥皂是隨了同鄉的校長來的，據說曾留學日本，教我們的功課是黨義。說到他的教授法，諸位或者有些不信，但事實是如此的。

講書的聲音極大，如果站在二百米外的校門口，便可以聽到。雖然聲大如雷，可是正如在火車轟轟大聲前進時，乘客也會入睡；由這個道理，所以上他的課，同學夢入黃梁，嘴裏流着涎水，悄悄的睡一個

鐘頭。至於藥水肥皂自己，雖然自知教授法不行，但是也有些看家本領，何以見得？瞧！

這一次藥水肥皂上課了，將書本一丟，便講起山海經來了：他教了我們許多日本語，什麼「擺架」，「阿拿塔」，又念起書來，用着他湖南讀古文的腔調來讀白話文的書，果然這妙計收着意想不到的効力，這一點鐘，同學們哈哈大笑的嚇走了睡魔。

到了第二次，他上課的時候同學早已準備笑一個暢快，他一進教室，便大聲鬧着「擺架」「阿拿塔奇莫露胡子開欣」，可是他上了講台便雷鳴了「夜夜乎，你們這樣子我要發氣的哦！夜夜乎！」

爲了「夜夜乎」三字出於藥水肥皂的嘴裏，便全堂大笑起來。

大概後來他知道學生封他的寶號「藥水肥皂」了，於是他在上課的時候，便說起來了：「你們叫我『約水皮皂』叫我的皮鞋爲『弓其汽車』，咳！夜夜乎！」

既然天機洩漏，「藥水肥皂」便不再動人了，由此，又有學生爲他取一個綽號了：「馬占山」！

諸位或者要奇怪，「馬占山」是由何而來？不要急，按藥水肥皂在冷天，便在光頭上戴起一頂黑毛皮的土耳其帽，穿起一件大衣，如果你將馬占山立正的肖像向他一對照，那麼便可以發現這是天生一對的

妙人兒！

藥水肥皂穿的一件衛生衫，有兩個月沒有換，從大衣袖口可以望見上面髒得幾乎成黑板，某學生，調侃地說：「馬占山一心抗日，連衛生衫都來不及換了！」

他稱我們學生爲基本軍自稱軍長，據他說日本兵打到松江時，便要率領基本軍抗日！在今年，藥水肥皂改行教歷史了，當半學期試驗之後，同學們要求他報告歷史考的成績，他馬上答應，說：「成績簿子忘記帶來，下次報告！等到了下次，他一聲不提就講書了，同學們便鬧起來，他真答得妙，他說：『你們不可以壓迫我的來，』

老滑頭

姓薛，受學生封的爵位是「老滑頭」，生得既胖又矮，臉上天生一付苦相。教的是國文，我們初次上他的課時，覺得這位先生教授法不錯。每讀完一篇文章之後，便要學生指出優點來，而他在黑板用曲線的高下，表示文章的波瀾，那兒是本文的最高峯？那兒文章是開了？

上了個把星期，便談起女人來了，四馬路，花姑娘，摩登仕女，曲線美……每堂課總有一句涉及的，

有一次他講到上海外國公園不准華人與犬入內時，便大罵中國人的無禮，隨手又舉而例，頗幽默！他說：「中國人的習慣壞極了，多得不計其數，譬如隨地小便這事，即使大姑娘站在面前，也擦起褲子灑起來。」說時，他做着樣子，

掀起長衫，凸出大肚子，兩手捧着。

他也擔任選科中的「文學概論」，起初選的同學共有二十餘人，但後來每人要買許多價錢貴的參考書，於是就有不少人退選，最後只剩八人，而其中已有準備退選的人，那末，他不禁大怒起來，去同教務主任理論，結果，教務主任只好再拉了兩個學生開了班，雖然他聲明他並不是爲了每點鐘有五元進帳要求開班，而是爲了學校的規則，不可養成退選的惡例，十個人一班，恐怕諸位少見吧！

本縣縣長有子在本校肄業，在初中二年級時生了病死了，因爲縣長的兒子，學校裏開了個追悼會。老滑頭上台演講時，才走上台眼淚已斗大的滾下來，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場，沒說清一句話就下來，他爲悼這個縣長的兒子做了一首詩，詩云：

「鈴聲一授，闖進禮堂，四壁鞭撻得白茫茫，我不禁心上悲傷……」

在本校成立週年紀念會上，他到台上去演講，大罵前校長不會辦事，將學校弄得鬧起風潮，現任校長如何能幹！像一個精明的醫生，醫癒了風潮病，同孫中山醫癒中國是一樣的有能力！

老滑頭最善觀在學生面前講他以前「用功史」半夜三更點起燭讀古文，爲校長查出了，爲便大讚許！

據他自己說，以前曾經營過騎兵，體操教員，唱歌教員，至現在才變成國文教員。

今年本校舉行運動會的時

候，教職員也有百米比賽一項，老滑頭也臣復凸起的參加，鎗聲「怦」的一響，老滑頭一馬當先，滿以意一定第一，可是他的肚子不爭氣，重心向前，「拍嗒」一跌，跌得像個羅漢，哄場大笑起來！

本校因宿舍少，所以教員宿舍租借鄰近一所新造成的房子，老滑頭也住在這裏，他家離學校很遠，所以他老婆每當星期日必定來他處，有一次竟在他房中，因爲與他同房的先生回家未回之故。

這事被房東知道，以爲新房子有這種行爲有礙風水，便強要他夫妻倆點起紅燭在房中叩頭，他沒法推託，只要關起

房門同老婆叩幾個咚咚響！由此又有「叩頭蟲」的雅號了！以上這些都是老滑頭生平唯一之傑作！

結論

謹以十二分的誠意，介紹這兩位怪物給諸位，我本是有個願望，就是把我的教師，各個忠實地描述下來，但經過一翻選擇，只這兩位是足有介紹的價值，又限於材料，就只有這一點。

我寫這篇是完全用真實的事記下來的，不含有任何攻擊的意思，也沒有加上點花頭，說半句謊，這點我是應該聲明的！

於松江中學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

## 女大學生抱子坐課堂

孫烈虎

下午一至二，我沒有課，坐在寢室內自修，同學某君，喜笑地跑來，對我說：「有一個好玩的事，你也去看看」我聽了也不追問他的底細，就跟他去，他跑到×××教室門口，住了腳，叫我往裏聽我依然聽去，只見一個不滿三歲的小孩，坐在他母親的身上，也在課堂內聽講，我看了，于驚奇之下，還引起了下列的感觸！

（一）我想到民國未誕生以前，大清朝代末葉，以未滿三歲的孩子，由他母親抱他坐龍庭，登大位，這似乎和我今天所見到的小孩，由女同學抱着，坐在最高學府的寶座聽講一樣，這個小孩，暫借坐了一個

次學府的寶座，當然談不到甚麼影響，可是統一國大事的皇帝，責任何等重大，而以無知無識的小孩，登座擁擠，其有不應孟老夫子所謂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一語，不亦很少希望的麼！

（二）同時我看到這個上課的小孩，在一個短促莊嚴的教授監視之下，似乎減少了他天真底，活潑的，狀態，因此我又想到現今的禮儀，應了一個

倪備的寶座，上受倭伴小兒的監視，失却了一切自由的行動，恰與這小孩同病相對，但這個小孩，待下課後，就可以恢復他天真底狀態，我不知現今的倪備禮儀，可有下臺的機會，來恢復他做人的自由呢！

（三）我想到民國未誕生以前，大清朝代末葉，以未滿三歲的孩子，由他母親抱他坐龍庭，登大位，這似乎和我今天所見到的小孩，由女同學抱着，坐在最高學府的寶座聽講一樣，這個小孩，暫借坐了一個

次學府的寶座，當然談不到甚麼影響，可是統一國大事的皇帝，責任何等重大，而以無知無識的小孩，登座擁擠，其有不應孟老夫子所謂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一語，不亦很少希望

的麼！

# 評「歌舞昇平」

年關將近，在國泰看了「歌舞昇平」，雖然，這張片子早經「大眾畫報」介紹過，並且在申報電影專刊上也有過一篇評論，但是我覺得還有可以說的話，一半是關於「歌舞昇平」的評語，一半便借「歌舞昇平」說幾句一九三三年關於電影的話。因為「歌舞昇平」的原名是「一九三三年的 Gold Diggers」(Gold Diggers 無適當譯名姑存原名)本帶著一九三三空閒的意味。原名與譯名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歌舞昇平」四個字却也好，可以說是給中國人看是很恰當的譯名。

劇本，從不足稱道的 H. H. H. 劇中却帶一點舞台藝術的意味。幾幕歌舞已從僅僅唯美式的歌舞進而為以歌笑作面子，而以苦抑作骨子。譬如編歌舞者對着演員時常提起要「前進……前進……雨……雨……職業……職業……」是。戲劇中悲歡離合是免不了的，以前的表演，男子別妻兒去上前線是離與悲的最苦者；這張片子裏，上前線只僅一蕩蕩的過去，再一幕，却因戰事的遺毒，產生出不少失業工人，女人對著一隊一隊走不完的失業者唱「我要我失掉的男人」這幕背景，却高高地低立了許多兵士。一九三三年的痛苦，戰爭已成了影子，戰士變成了失業者，失業的痛苦，便是顧不得妻兒而各自分散，所以女人對着失業者唱「我要我失掉的男人」的表演，比女人牽著上前線的戰士惜別依依，因時間性而深刻得多了。

中國人喜歡談「性靈」又喜歡談「至情流露」譬如杜詩「忽聞塞外收新北，初聞涕淚滿衣襟」一個人過得太苦了，太鬱抑了，如果有一件可喜的事來臨，反而笑不出而哭了。這幕劇中也有這樣一個表演。三個歌女失業了，衣食幾幾乎不周，忽然來了一個消息說有希望，一個歌女被派出去接洽，接洽好，希望是有了時，打電話給家裏二個歌女，她忍不住沒有說話，便哭起來說其淚愈流不住。

劇中羅曼斯極平凡，因為他正不須注重在羅曼斯上，不過對着 Gen. Heenan 下了許多的諷刺，生色不少。導演說白，無奇可尋，但是也沒有特別出色的地方，演員也平平而已。

總觀此劇，是一極有時代性的東西。好的地方，是因為一九三三年所造成，正因在這年頭所造成，所以在這年頭看，特別顯著得體。牠平平的地方，正因一九三三年的一切太平。電影在一年一年中間的過去，過去的有偵探劇，有盛大的歷史劇，小品的喜劇等等，自從有聲電影發明以來著名的白話

劇介紹上了銀幕，歌舞劇也上了銀幕，其成績不用說是極偉大。一九三三年結束了。未將的年頭裏電影又將因境地不同發展到如何程度呢？大約俱有文學興趣的白話劇，總還能繼續的進展着。至於戰爭劇呢，自然不及寫民間疾苦而帶歌舞言情的來得悠遠而深刻。單獨的小品喜劇自然不及滑稽劇可以普遍。正因社會進化愈複雜，人們愈須減滅本性，以假面式去應付社會，同時偶來一下諷刺諷刺的滑稽劇，可以將人們的腦經鬆動鬆動，所以滑稽劇自有電影以來，總保持著相當的地位。有聲電影發明以來，貢獻給銀幕上的東西不少，同時因空閒性的趣向，電影作品，藉著言辭，日漸淫靡，在「歌舞昇平」中的白話，已有不少不堪設想之處，一九三四年又將如何呢，如果世界大戰來臨，人們生活因將變到一種程度，而在此時確無從設想者，那末，電影的作風又將有如何的變遷呢？一個牧師會和我說：近世人們的作爲，一天一天的離上帝遠了，遠到那末日到了就要受上帝的判決，大約未來世界大戰發生時，便要判決我們了。那時便是我們的末日，世界一部份的人類要暫時消滅，等若干年後，可以發現古城，再有人作古城末日記，再有人製成電影，上銀幕，我們此時醉生夢死，便是千百年後歌劇中的主人……我聽了牧師的話，很驚悟，便藉「十日談」之便介紹諸讀者算一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的禮物。

## 凌霄壯志

天南

又來一張明星會串的影子。

看呢，約翰巴里摩亞，里昂巴里摩亞，漢倫海綠，茂娜洛埃，勞勃脫蒙高茂萊，克拉克蓋勃爾，六大明星合演的片子，米高梅公司又在打強心劑了。

年來世界不景氣，各業都岌岌可危，尤以各種奢侈消費品為最受影響，電影界所受的影響，必也不少，所以有了「大飯店」有了「八點鐘的晚餐」又有了這「凌霄壯志」。那都是想靠幾顆明星的名頭來號召一番，吸引觀衆，以資增加收入的，這是商業經濟使然，不是電影公司有什麼別的計劃。

不過這些稱為一流大明星的，集在一處就能做出好戲來嗎？那是不一定的，一演員的能否在一劇中發揮他的特長與劇

本有關，配角也有關係有兩不相下的爭執起來，那反而少了統一性了。這些大明星也許都很有才，雖在金錢的面前低頭，可是還有不夠發揮的困難，在短片的片子中，分擔着很少的丈尺，戲也就不可做。這是這些會串片子中所免不了的毛病。像嘉寶在「大飯店」中，到像居於配角的地位，不比瓊克勞馥能儘量發揮，在這凌霄壯志中，克拉克蓋勃爾，就覺得太少迴旋的地位。漢倫海綠也占很少的丈尺，其他各人，都有局促的樣子。

至於劇本身，到是和一般的美國片子有些異樣，可以說正氣得多，莊重得多。比之一味胡鬧，一味傻笑的戀愛故事，無聊滑稽，或代資本家說教，或誨盜教淫的片子，自然高尚得多。而且以飛行為背景更顯得具有向新的精神，能不墮入陳腐的風格，尤其是難能。戲的好莊重嚴肅，在一般的觀衆，或要覺得無聊，以為戲則戲，何必如何認真，但一直的戲，在這個年頭已不能出奇制勝，是為商業競爭之故，也得變一花樣。所以若以此影片而說好萊塢將變其傾向，則吾未敢信。

不過好萊塢的不景氣，却是無可諱言的真實。他們的如此努力，能羅致這些一流明星於一片中自然煞費苦心的，而如何分配職務，也得費躊躇，導演的識見，還算不錯，使摩亞兄弟，改變了新的作風，便顯得大明星的演技臻於上乘。

開場和結末，都很聰敏，攝影技巧，也有很可稱述的。其中關於飛機航空技術及無線電的收發情形，似乎是節外生枝，但用作給未知的人的一種教示，也很有效用，不過對於劇本本身是無關的了。我奇怪為什麼有這樣的閑暇呢？不是每個人都沒有不克施展之感嗎？

劇本也許是為了這幾位明星是特別編造出來的，編得不能算壞，但不一定是頂好頂適當的，因為看這一本戲，完全是表示航空中的自然與感覺，在飛機掙扎於旋風之中，直到月亮出現而油盡下墜，攝影固極靈妙，而觀衆之感覺，則又是以自然為主體，風雲為主角，而做戲的人，不過是劇中處於被動地位的木人式而已，因之用了這些大明星，反而有不適當之處。如約翰巴里摩亞，應為沈靜而意志極強的人，對於自然的暴力，出於靜觀而沈著應付乃是，彼乃時於不應作高叫時作叫，作咽鳴，使劇中空氣極不調和，故此劇為此六大明星而編，不能謂為頂適當也。

## 笑渦與其他

郁菁

已記不清了，在那一張影片中，曾經看見過某一個女明星的笑渦特寫大到像一個磨盤，而某報的影評者說這也是情理中事，因為某女明星的所以能夠在電影上成功（？）和能享盛名，據說一半也是靠着她那媚人的笑渦。

# 電影女明星與男小說家

葉袖音

最近外面有一種謠言，說是一位女明星要和小說家結婚了。從這位小說家的朋友方面聽來，他們友誼的進步是事實，但是雙方尚沒有最後決定的表示。他們結婚不結婚和我沒有關係，同時我也沒有專愛發現人家秘密的嗜好；但是我覺得電影明星應否和小說家結婚却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從表面看，他們兩人走的路是一樣的：藝術的成功是他們共同的目的。但是，分析起來，他們走路的方法，却有顯然的判別。小說家，可以用說，是用想象的手段，把現實變成藝術。電影明星，可以用說，是用現實的手段，把想象變成藝術。換句話說，則前者是把現實來想象化，而後者則把想象來現實化。

在聰明人看起來，電影女明星嫁給男小說家，或是女小說家嫁給電影男明星是最滿意的合作：一個寫，一個做，不向外面去求，他們自己已完備了兩種重要的條件。但是在平凡人看來，却猶未必盡然。胡漢民是不能和蔣介石結婚的。最自私的是藝術家，假使合作起來，小說家會把電影明星當作他的工具之一種，將以為她最大的功用是表演他的藝術作品。反之電影明星也會把小說家當作她許多設備裏面的一種；把他當作照相機，佈景，花粉等等，將以他的作品為完成她藝術的應有的義務。兩個人將會同時爭奪主子的地位，而發生一種互相不受使遣的情形。我們不是時常聽見一位表演者指摘著作者的作品不合戲劇表演的某種條件；而著作者則責備表演者把他的作品糟塌了的話嗎？假使兩個人有共同的目的，而進取的道路是各別的，這裏面一定會有爭執。

更進一步講，我非特不贊成他們兩人結婚；我簡直主張他們都守獨身主義。藝術是回憶，意識地或是下意識地。所以沒有生活背景的著作家，他至多祇是一個修辭學者。回憶須有相當的時間，因此一切的偉構都是孤獨的產物。在先施公司的買衆中間不會寫好作品的，至少要有隔電機式的頭腦。英國小說家奧爾夫夫人曾經說過一個小說家的最要條件是一間一個人所有的屋子。他所要的是清靜的時間，沒有旁的東西來破壞回憶的長線。一個小說家不祇是記載；一個演劇家也不祇是扮演。前者是用文字來使他的經驗再生，後者則用身體來使他的經驗再生。什麼都是歷史；字典是用筆畫次序排列的歷史；小說是用人性來表現的歷史；圖畫是用色彩來表現的歷史；音樂是用聲調來表現的歷史；而戲舞則是用聲音，色彩，立體，線條及動作來表現的歷史。一個歷史家要的是回憶的清靜與清靜，而不是論辯與競爭。所以我非特不贊成電影女明星嫁男小說家；我簡直勸他們都守獨身主義。藝術無止境，他們倆永遠不結婚也是應當的。

（編者按：以前舞聖鄧肯女士曾欲委身於著作家蕭伯納氏道：「但願我們能生個孩子，有你聰明的頭腦及我的美麗的身體。」蕭氏則微笑謝絕之，并謂：「假使生個孩子的頭腦像你而身體像我，那什麼辦呢？」蕭氏所云當然是推託之辭。編者深以據優生學家的理論看來，電影女明星與小說家結婚，定可得優秀的種子；為我國將來的民族計，為我國故有的文化計，我倒希望他們的結婚能早日實現。

看了那個大得了不得的笑渦後，却發生了些感想，我覺得那大笑渦的所以出現，一定是迎合社會大眾的心理，大概電影迷者很少會去鑒賞真的藝術作品，所以「迎合大眾心理」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特別需要的藝術；這例子很多，例如×大師的畫屁股（我不懂什麼模特兒，只看見二片又大又肥又肉感的東西，三思而後肯定這是屁股，大約不會錯罷）就出足了風頭，其所以能夠出風頭，我理想以為大約也是所謂迎合社會心理，這也是民衆化之一也。而且×大師從畫的屁股交了紅運後，其他藝術作品（？）也接踵而提高了價值。（註：此所謂價值，非金錢上之價值，蓋指藝術而言者，因大師固不在乎金錢也，恐被誤會，特此聲明如上）

迎合社會心理既然可以名利雙收，又何樂而不為，但要迎合社會心理却還有一個基本條件，便是脫不了「女人」，假使你不信，請張開眼睛一看社會現狀，當可證明我的話不錯。名利當然任何人都需要，而其目的也很容易達到只需應用「女人」來隨機應變，倘有不信者，可以一試。

近來的作品頗多引證古書，據云比較容易登龍，我雖然也想想寫一些，但肚子中實在無書可證，不得已翻了三小時古書也結果在唐詩長恨歌中看見一句「回頭一笑百媚生」，雖文不對題，也就馬上抓住寫上稿紙，我的朋友×見之曰：「你把它證些什麼？」我即不加思索而答曰：「在電影中，見某明星對大笑渦；而在另一幕中，看見了千金難買的一笑（我當然認為便宜貨，因我只費大洋二毛也。）尤覺難能可貴的是這一笑中還附有笑渦一個，我想信倘投標拍賣此一笑，與笑渦，價當在數萬元也。白居易贊楊貴妃之「回頭一笑百媚生」，只說了「笑能生媚」而尚未說明此一笑有否笑渦，但以理想度之，此一笑的當有笑渦為必定之事實（待考證）。今古人略也」說到這裏一口氣已說得很吃力，為衛生計，即舉行深呼吸五分鐘。

深呼吸回來，想到笑渦的形狀，所在地及用途尚未提及，即述之如下，作為結論。

形狀：為圓形的淺溝，外面比裏面較廣，大小各有不同，其外直徑大約半寸左右，欲測得其面積及周圍，在量得直徑半徑或圓周之任何一個確實尺寸後，即可用算術算出，至其重量則至今尚無人而測出云。

所在地：在兩頰之下部，普通與嘴成平行，例外極少。

用途：雖男子有的也有笑渦，但其用途遠不如女子，故關於男子笑渦之用途略而不述；女子笑渦之普通用途可供鑒賞與遊玩，但倘係男子，則遊玩時每易發生頭暈，故往遊時必須預備醫藥之藥片或藥水若干，以防頭暈。再據不確消息云：在接吻時尚能發生快感。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六章 罪狀 (下)

「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她的話像發怒時的叫喊。我沒有注意到，什麼都是驟然的！——太可怕了。」

「但試想一想，」范思請求着。「你當然會得到一些影響的。是男人的手還是女人的手呢？」

雪穎此刻很快走到床前，她的雙頰很慘淡，她的眼睛裏閃着光。她對那受傷的女人看了一回；然後她堅決地看着范思。

「你曾在樓下問過我有沒有對於凶手的線索。我那時沒有回答你，但現在我要告訴你。我要告訴你誰是凶手！」她急急的俯身下去，指着那靜靜睡着的人顫動的手。「那是犯罪的東西！」

這罪狀的宣告是多麼離奇而出人意料啊！全房間的人都悄悄地怔着了。安德的嘴脣裏呻吟了一聲，她緊握着醫生的手起了一陣恐怕的抽搐。

「哦，雪穎。你幹什麼的！」她說。

白隆呆住了，一種憤怒的光到他的眼睛裏。但在他沒有開口以前，雪穎已經開始她那不合理而使人駭怪的申訴了。

「哦，她就是幹那件事的人！她哄騙你們，正像她時常哄騙我們一樣。她恨我們——自從雙親生了她出來，她就恨我們的。她恨我們和她不同的性格，天曉得她有着如何的性格。她恨我們因為和她不一樣。看我們都死了她才暢快呢。她先打死的珠麗，因為珠麗最先碰上她的陰謀。她恨我們，她所以計劃排除我們呢！」

在床上的女人可憐地望着我們。她的眼睛並沒有恨憤的表情；她昏亂而懷疑，似乎她在疑惑她所聽的話是一種幻覺。

「多有趣啊！」范思拖長了聲音說，用他那種諷刺的語調，於是每一個人的視線都集中看他。在雪穎說話的時候，他的眼光是始終注意着她的，直到現在他仍看着她。

「你是在嚴重地告發令妹是凶手嗎？」他現在用着一種和緩，簡直是很客氣的語調。

「是的！」她高聲地宣言着。「她恨我們！」

「總之，」范思，而微笑着，「我還不曾注意到在別的陸氏家庭裏有着更多的愛情呢。」他的話並不是一種抗議。「你的告發是根據着一種特殊的事件嗎，陸小姐？」

「那是特殊嗎，她祇願我們都離開她，讓她一個人來獨自舒舒服服地享受陸氏的財產？」

「證實一個人的很凶暴的罪狀是很不容易的。不過，陸小姐，你此刻願解釋一下那犯罪的方法嗎，假設你在法庭上做證人的話？你不能完全忽略了安德小姐是受傷在背部的，知道嗎？」

在先，那很明顯地證實她的宣言是不可能的，似乎給雪穎一個打緊。她覺得很陰沈；她嘴角的線條下垂着表示出一些怒意。

「我早已告訴你，我不是一個女警察，」她回答「罪犯並不關我的事。」

「既不合乎論理又不明白。」范思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但或許我誤解了你的意思。你以為安德小姐打了珠麗之後，另外有人懷着復仇的意氣，然後打安德的嗎？」

雪穎的慌亂是看得出的，但她那固執的忿怒並不是適當的選擇。

「假使真的是那樣呢，」她惡狠狠地回答，「他們真該死，沒有把事情弄得如願以償。」

「這錯誤或者至少證明了某人的不幸，」范思肯定地說。「但我仍不能相信兇手有兩個人。你的兩位令姊妹，你可知道是在幾分鐘之內同樣地是被用一支三十二號的手鎗所打的呢。我怕我們還是相信祇有一個兇手的好。」

雪穎的態度立刻變成有計謀而欺詐的樣子。

「你的槍是多少號頭的呢，吉？」她問她的哥。

「哦，那是三十二號的，一種老式鎗。」吉士外表雖極鎮靜而實在非常惶恐。

「真的，是嗎？好的，那就是了。」她轉過背去重又走到窗前。

全房間的興奮被壓下去了，白隆關心地看着病人，並且又給她整理了一下枕頭。

「大家都有些不舒服，」他安慰着她。「你不必為今天發生的事情而煩惱。雪穎明天自己會覺得懊悔而更正的。這事情大家都給打擾了。」

那女人給他感激地一瞬，似乎在他的勸慰之下已經釋然了。



作光亞

了去下不幹我說爺大赫

## 耶蘇哭了

捷克

在教會學校裏，趙大顯感到乏味，告悶，想離開它，可是父親的一訓令是不大好弄的！父親主張在這裏念書，因為錢可以省一點，學校比較嚴一點，加之父親的心中以為：畢了業，到「洋國」去溜那麼一趟，帶回個什麼「博士」的「官銜」，做上一官半職，自己也可以享那麼一輩子的福，教人家叫一聲「官老爺」，那就夠味啦！

他，趙大顯，當他要買一件東西，摸摸袋裏沒半個錢，感到非常的困苦，於是提起筆來，寫那麼封快信兒。

老頭子接到快信，可就急壞了，以為是什麼路兒馬上拆開朗誦：

「想行，我親愛的哥哥：

父親，不，哥哥，我以前叫你父親，那是錯的！現在咱們（我們十你們！）咱們，懂得這個？」都是兄弟了！

哥哥：耶蘇自有道理在呢？瑪萊校長（大英牌人），他常常這樣說：『上帝是我們的父親，我們都上帝的兒女，咱們都是兄弟姊妹……』所以，哥哥！你是我的哥哥了！你的嘴邊不是長了好些鬍鬚嗎？哈哈，我還沒有呢！

哥哥大洋已經用完，即望寄下大洋伍拾元，你不要問我是上帝的兒女，咱們都是兄弟

瑪萊教師（亦是校長）每

一次講「經」，開首第一章就是

：『上帝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咱們都是兄弟



隔了一回他站起來看着麥根。

「我希望各位就這樣的，散了罷。」

范思和麥根都站了起來，我和葉達也跟着；但在那時雪籟重又走到我們的前面來。

「等一回！」她專制地吩咐大家。「我想起一件事了。吉的手錶！我知道在什麼地方。——她拿的！」她又指着安德。

「有一天我看見她在吉的房間裏，我那時奇怪她為什麼就在那兒。」她給范思一個勝利的睨視。「那是特別的，是嗎？」

「是那一天呢，陸小姐？」在先，他的沉默似乎很不贊成她的。

「那一天？我不能確切地記得了。上禮拜吧。」

「是你找尋翡翠簪的那天嗎，或許？」

雪籟沉思了一回；然後忿然地說「我想不到。為何要我記起確切的日子呢？我所知道的是如此，當我正經過客廳的時候，我瞥見吉的房間裏——門半開着——我看見她在那兒……靠着書桌。」

「在令兄的屋子裏發現安德小姐是很不平的事嗎？」范思漠然地說。

「她從不到我們何任一個的房間裏的，」雪籟說。「除非有時到利士那兒。珠麗很久以前就拒絕她的。」

安德給她一個深切的企求的一瞬。

「哦，雪籟，」她呻吟着；「什麼使你這樣的不高興我呢？」

「你幹的什麼！」另一個聲音是粗暴而嚴厲的，惡毒的火燄在她那直視的眼睛裏。「妝着沒事人兒！哦，你是聰敏的——用你那鎮靜而沉默的方法，那可憐的樣兒，那生病的樣子，那善良的外表。但你沒有遮上你的眼。你一生下來就恨我們。你等待着殘殺我們的機會，計劃着和打算着——你這下賤的小……」

「雪籟！」這是白隆的聲音，像鞭子的一揮，打斷了她那不合理的告訴。「那夠了！」他走前去，用威嚇的目光對着她。

他的這樣態度使我聽了她的話一樣地覺得駭異。他的樣子似乎和她平時是非常親熱的，使我感到家庭醫生和主雇之間就是再熟些也不會有的樣子。范思也注意到了，因為他微微地蹙着眉毛，非常有趣地注意着這一幕。

「你有些失常了，」白隆說，並不變換他那威脅的目光。「你已不能控制你所說的話了。」

我覺得假使沒有生人在那兒的話，他一定要表現得很兇狠的。但他的話很有效力。雪籟低下了視線，她突然地換了樣子。把手掩着眼睛，她的全身哭泣而動搖了。

「我很難過。我——瘋了——我來得很，說這些話。」

「你還是把她帶到她的房裏去吧，吉士。」白隆回復了他

的語調。「這使她很痛苦的了。」

那女人一聲不響地回頭就走，吉士跟着。

「這些廢登的姑娘，都是神經質的，」白隆嚴肅地說。接着他把手放到安德的前額上。「現在，小姐，在這些刺激之後，我要給你一些安神的藥。」

他還沒有打開藥箱，一個尖銳而呼怨的聲音很清晰地從隔壁傳到我們這邊來，我方才注意到通到陸太太臥室的更衣室的門是開着一絲兒的。

「現在吵些什麼？那樣地吵了一回還不夠嗎？但那有什麼用，當然，我是多少受罪……看誰！把通到安德那邊的門都關起來。你知道我要休息一回而你把門不關好。你故意要我難受……看誰！告訴醫生在他沒有走以前我要看一看他。我的骨頭裏又痛了起來了呢。但誰想到我——睡在這裏的寄生蟲——？」

門輕輕地關上了，那種煩怨的聲音被隔住了。

「她想到了關門總是希望門老早就關好的，」安德倦怠地說，慘淡的臉上表示着一種痛苦。「她為什麼，白醫生，總是說人家故意要她痛苦的呢？」

白隆嘆了一聲氣。「我告訴你，安德，你切不可把令堂的發怒看得太嚴重了。她的那種發怒和怨恨也是一種病呢。」

我們和她告了別，醫生和我們都走到客廳裏去。

「我怕你們得到得很少，」他特地說，簡直是告罪的樣子。

「這是很不幸的安德沒有看清楚她的兇手。」他對葉達說。

「總之，你在觀察餐室的壁櫥的時候，你決定一件東西都沒有遺漏嗎？你知道，在火爐架上放着東西的後面是有些地方不會看過的。」

「我們起初觀察的那兒。」探察長的語調是有一些倨傲的。

「這使我想起了，醫生，我明天早晨要打發一個人來。摩印安德房裏的指紋。」

白隆親切地同意着，伸出他的手來給麥根。

「假使任何事情我能對於你或警局方面可以盡力的活，」他愉快地說，「請你招呼我。」

我祇是非常樂意的幫忙的。我不知道什麼事是我可以做而人家不懂得的。」

麥根謝了他，我們都走到下面。施德侍候我們穿好衣服，一會兒之後我們就坐在國家律師的車子裏在雪地裏開行了

(第六章完)

用什麼用？「那蘇自有道理」！對！懂得這個嗎？

「敬祝安好！」

「可不是嗎！完啦！老頭子的一腦殼希望完啦！這樣一個不知體統的兒子，那還了得？」

他不禁長嘆一聲，恨不得跑到衙門，擊鼓告「忤逆」可惜，現在的「鼓」，已經沒有了！提不起興兒！

趙大頭這次碰了個大釘子，說什麼「逆出」！奶奶的！匯票又沒有，真的，沒錢的時候，他感到非行共產主義不可了；幸喜，第二天匯票就來，不過打了個七五折。匯票和信之所以兩起寄；自然是因為老頭子急於教訓，忘了匯錢，到寄信回來，稍微正靜時，才想到匯錢，可是早已來不及了。

每次做禮拜，人真多，大顯趁大家在閉目低頭的時候，把視線東溜西溜，射到每一個女人的身上，於是：「假如她是咱的……」或者如果視線射到個老太婆的身上時，於是不把腦袋兒搖幾下，把眼睛暫時

宣告戒嚴，輕輕地說那麼一聲：「霉氣！」

「孩子！用心些。」

這可把他嚇了一跳，料不到牧師太太也沒眼睛閉過來，而且竟望着他，於是，他掃興了，把起碼睡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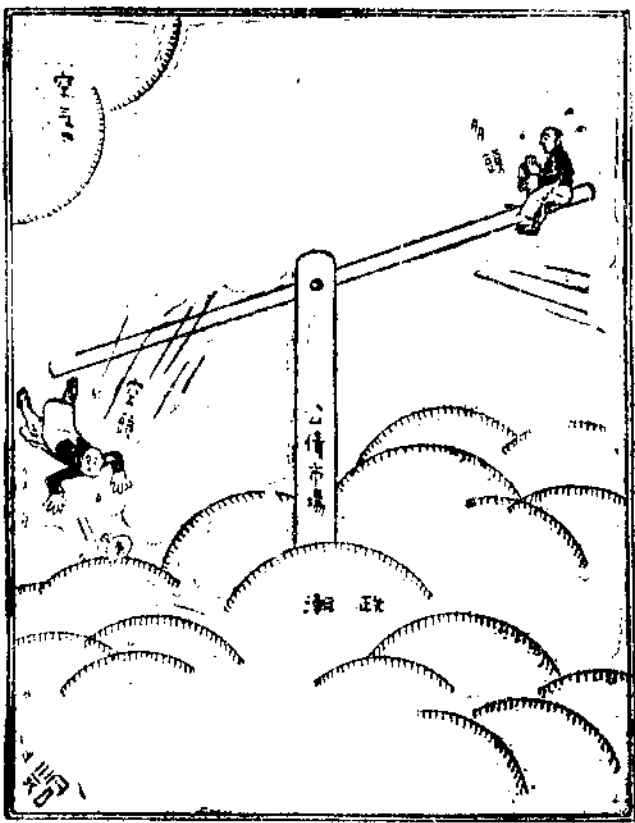
「GILD」

突然地，這們個聲浪，鑽進他的耳鼓。頭袋裏不禁起個問說（？）：這裏又不是教室，竟在這裏教起英文生字來了？他終於茫然；把手邊打開的新約全書，無聊地一看：「其愛爾敵」！奶奶的，這才懂了過來；說到這，他又想起昨天的事：昨天，瑪萊牧師被一個小孩子罵了聲「洋猴子」，他當場賞以巴掌。這，與「其愛爾敵」怎樣？動搖！是的，動搖！他又想起了「十字軍」的歷史，「十字軍」幹嗎的？他恨不得把瑪萊拖下來，飽以老拳，可是瑪萊校長並沒有被拖下來！

從這時候起，他的基督的信仰心，就起了動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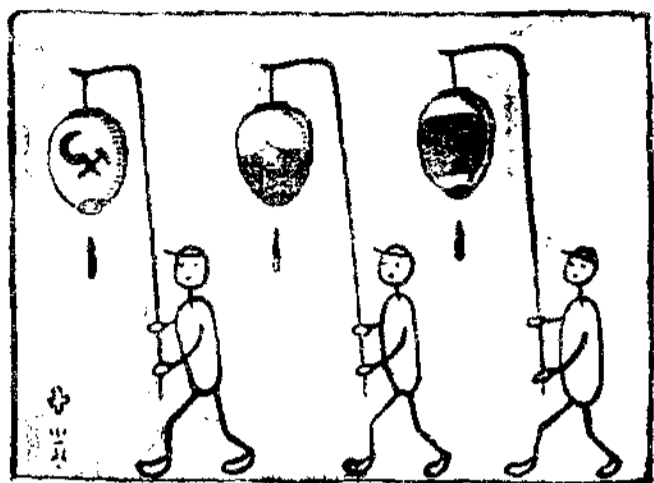
第二年，他不在這裏讀書了，據說他父親方面的理由是：「這種學校不講體統，將來萬一大顯得了一官半職，如果再是那哥哥姊妹地叫了起來，那可糟透！」他自己的理由呢，則是：「基督教的手續太繁，並且又沒意思，讀了這幾年聖經，只背得出這們：『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卅五節耶穌哭了』一句。」

是的，信教都這們「動搖」起來，可不要叫耶穌哭嗎？



危險的遊戲

同光作



作光張胡 繪新哥元

# 救命的藥

游絲

總得問問醫生：有什麼藥吃了可使人腦子發生「談風月」的資料的？總得找那那樣的藥呀，不然就沒命了！

自己本來就作沒有「禍匠」的資格，生活逼着，祇得拚了命去寫稿子；寫成了，却又偏偏不是談風月的，篇篇都是惹禍的文章。拿去人家，人家皺了皺眉，原璧歸趙。苦呀！一場心血，耗了，稿費竟得不到；捧着那件原稿發怔。

可巧，跑過幾了，人家收了交去「字房」了；却又給別人抽了去了。去到，問人家：有沒刊不了的稿子。人家苦笑了一笑，將那篇抽出了的稿子交回自己手裏。更苦呀！又是，着那篇給破筆塗的花班班原稿發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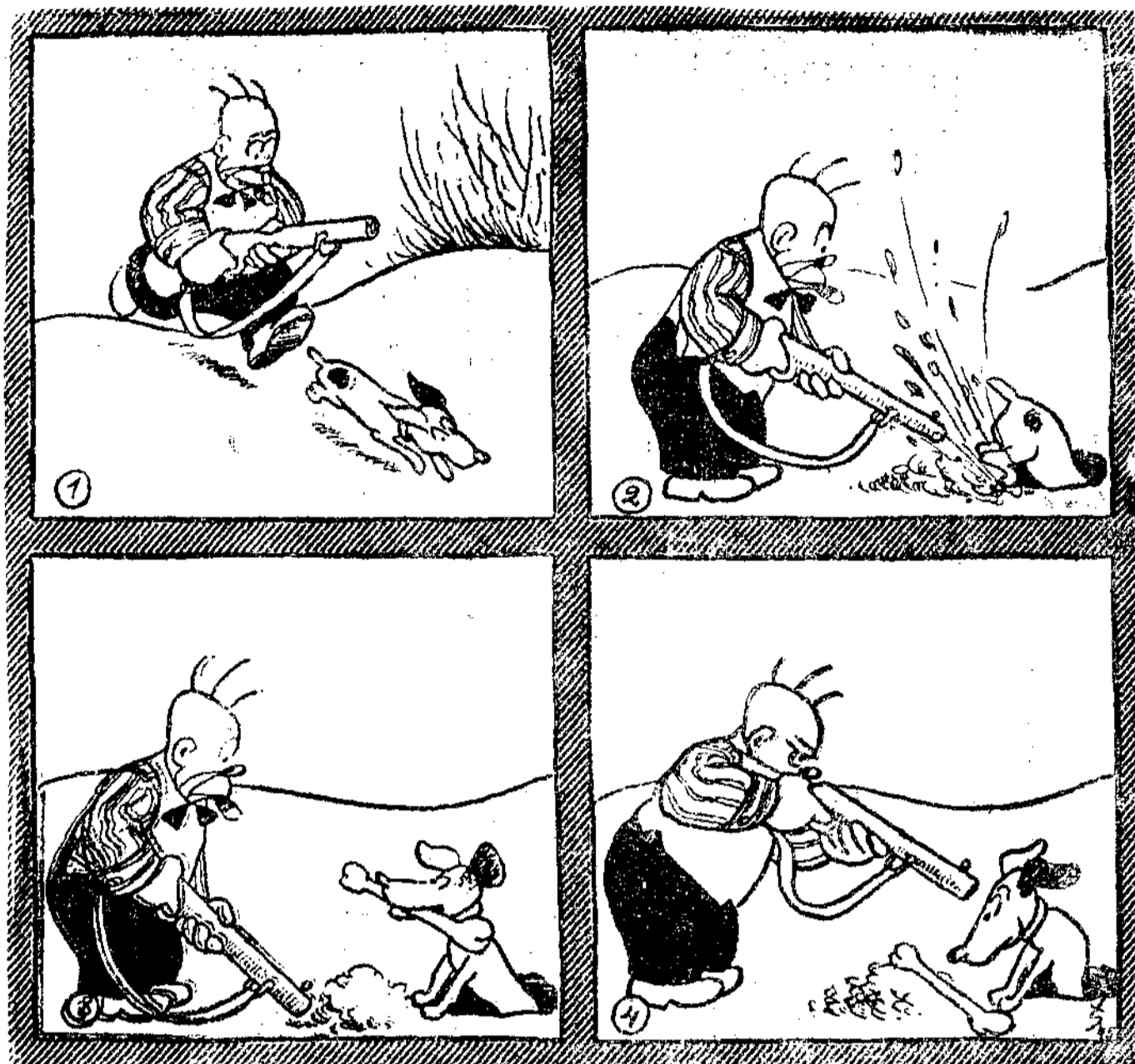
起先，嘗了這苦頭，氣一天兩天，就沒事了；嘗得多，心虛嘍！生活怎麼着？真要敲自家的腦袋，幹麼偏寫不出風月文章來呢？不怕綁了票去，不怕彈子打背子鑽進去，而寫起了文章，却儘瞧着，不知拿不拿給人家好？



作編丁 繪諸日誌蘇蘇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行公賂賄

見到別的稿匠真佩服：說一聲，『不談政治！』拿起筆來，搖兩搖，一篇談女人的洋洋大文成了；說一聲：『少發牢騷！』又拿起筆搖兩搖，一篇花呀，草呀的洋洋大文也成了。自己呢，拿起報紙東翻翻，西揭揭，『好吧，不看某某專電，看看本埠新聞吧！』看了半天，有了：『拿起筆，閉目垂頭，大半天，五百字倒夠了。再看壹遍，唔，又觸及大人物了！又是發怔了罷！』

真要敲自己的腦腰袋，幹麼偏不能找花草的題材呢？

有時，又會恨自己好生長在廣州的，心想：別處的人不是時常愛說就說？幹麼自己跟這些假吧吧湊在一起？有時，記起人家會說別地的人怎樣勇氣的話，更恨自己造了南方人！對於別地的能直白地說話的稿匠，欽羨不已。

總得找個醫生問問：看有甚麼藥吃了，可使自己呆腦子靈活起來？那時拿起筆，一想，靈機一動，風月的題材便源源不絕。稿子尚怕退回？尚怕被人抽了去？

要是找不到，恐怕要跟伯夷在一起了！

## 傷兵的哀悲

錢仁康

本月十二日新夜報，上載着這樣一個電

「路透十二日廣州電」瀝戰中失去一足之兵一人，向業鞋店購鞋一隻，店主不允，致遭毆擊，遂扭送法院，經判決購鞋須成雙，若購一隻，店主在理宜加拒絕。

因「店主不允」而竟致「毆擊」，其行為之野蠻，原是無可否認的（這大概是「刺刀尖原則」的表現吧？）；但這位兵兄是「瀝戰中失去一足的」，是可敬的抗日健兒，那我們似乎又不能不對他有一點同情。

在這年頭，抗日原也可以發財；這位兵兄大概是笨伯，你看他為國犧牲，「失去一足」，勞苦功高如此，却到現在還拿不出幾

毛錢來多買區區一隻鞋子——不懂得生財之道，只會同個小小的「店主」毆擊，你說復不復？

但「寒翁失馬，安知非福？」最初我們唯一為他慶幸的，乃是他從此可以省穿半雙鞋子，減去一部分經濟壓迫；這雖不能說是「生財」，也未始非節約之道。可是現在連這一點惟一的報酬也幻滅了。這是法院的判決：「腳雖「失去一隻」，購鞋仍須「成雙」。

然而這也可以說是「窮底鞋的壞處」；否則雖失去一足，鞋子儘可買上一雙，穿破了一隻再穿第二隻，何至於如此斤斤較量，弄到「毆擊」起來？

因此，我替他想了一個辦法。譬如說他是失去的左足吧，乃就向鞋店裏定做一雙底向一面穿，都給右足穿的鞋子，省得那隻左足穿的成廢物。未知法官先生以為此項辦法，店主「在理」又「宜加拒絕」否。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二二二二號  
九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HANGHA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二一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分訂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二角

特價期限本月底揭止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售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時代圖書公司

分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坊

####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編者：十日談旬刊社  
代發行者：第一出版社

十日談

本 刊 號 外 元 旦 出 版

# 新 年 特 輯

內 容 一 般 撰 稿 人

新年增刊贈言

新罪惡

二十二年的政治

二十二年的經濟

二十二年的外交

二十二年的社會變動

二十二年的司法

二十二年的交通

二十二年的教育

二十二年的運動

二十二年的出版界

二十二年的印刷事業

二十二年的新村

二十二年的藝術

二十二年的詩歌

二十二年的戲曲

二十二年的電影

二十二年的音樂

二十二年的美人

二十二年的旅行

二十二年的幽默

二十二年的賭博

二十二年的娛樂

中國的三K運動

客氣的中國人

憶波比

林語堂

郁達夫

潘光旦

朱維基

洪深

葉秋原

林徽音

李青崖

孫斯敏

沈亮

杜衡

張光宇

盛毓賢

謝永康

葉袖音

沈君聞

曾迭

郭明

豈凡

楊天南

上海平涼路  
平涼郵政二十六號

總 代 發 行 第 一 出 版 社